


試論新石器時代北方系統的環形玉器

楊美莉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內容提要〕：本文所謂的「環形玉器」是指圖片中央鑽一圓孔之器，包括習稱的璧、環、瑗、瑛等；在中國環形玉器的使用甚早，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末葉（6000—5000 B.C.），北方的興隆窪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即以一種帶缺口的環形玉器作為環形玉器發展的濫觴；而南、北在發展環形玉器之初，已表現出形制特色的差異，此一差異的背後存在著南、北地理環境、生活方式以及對宇宙、生命的認知之不同。


本文旨在探討北方（以遼西地區為主，包括遼寧、黑龍江、內蒙古）環形玉器的發展，進而瞭解北方文化的一些特質；一九九〇年阜新查海遺址、一九九二年興隆窪遺址的發掘，揭開了北方系統環形玉器研究的序幕，兩地所出的玦，其截面近似三角形，肉上起稜，此一緣刃形的環形玉器，後來成為北方系統環形玉器的基本型。

紅山文化（3500—3000 B.C.）繼興隆窪、查海文化之後，在環形玉器的發展上有長足的進步，近二十年來，由於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有豐厚的收穫，故對其文化的面貌愈見清楚，同時也使紅山文化環形玉器的研究更為落實、具體。而其所出的環形玉器表現二個重要的特色：

（一）緣刃；緣刃環形玉器的製作方法，是由外緣和孔緣向肉琢磨出斜面，使緣成薄刃、肉上起稜，兩稜間或磨平，或再磨出隱溝，其截面則大多成「」。

（二）變化性；據目前出土的環形玉器，除了肉窄孔大的環、肉寬孔小的璧之外，尚出現有雙連璧、三連璧、獸形玦、勾雲形器等變形環形玉器。

紅山文化在環形玉器製作上所費的心思，也說明了此一文化的先民對於環形玉器的喜愛與重視。而紅山文化環形玉器所表現出來的特色，同時也在黑龍江的亞布力、杜爾伯特等類型文化的環形玉器上出現，證實了紅山文化的環形玉器的確可以作為北方系統環形玉器的典型。

北方系統環形玉器的諸多因素，在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環形玉器上尚可找到；大汶口文化延續的時間甚長，（4300—2400 B.C.）與紅山文化有重疊的時段，而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於南、北文化交匯帶。故其環形玉器雖仍帶有北方系的特色，然如孔緣不帶刃，截面呈「」形，均說明是一種不單純的北方系統，因此筆者將此一文化的環形玉器當作是北方系統環形玉器發展的南限。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2500—2000 B.C.）遺址位於山西西南，是一般認為的夏文化的範圍，其所出之環形玉器保留有北方系統緣刃的特色，推測是北方系統環形玉器在龍山期的餘波，而由考古地層關係來看，陶寺類型文化與北方紅山文化之間的關係，似乎極有探討的價值。

總而言之，我們推測在北方環形玉器所呈現的特色背後，隱藏有北方先民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一面；基本上他們過著一種以狩獵為主的游牧生活，這種生活本身使他們的性格富於機動性、防衛性，這樣的性格在其製作的環形玉器上，真實地表現出來，一種緣刃、多變化的特色說明了這種防衛性和機動性，與南方的農耕文化所表現出的拘謹、安定的環形玉器之特色迥然不同。

(一)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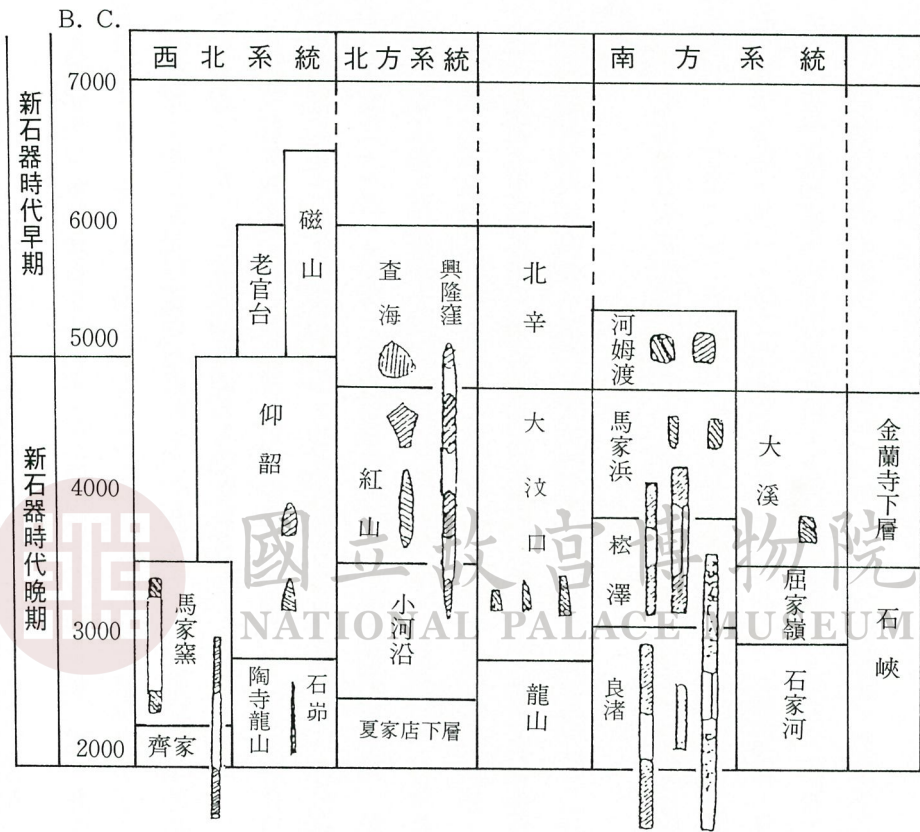
本文所謂的「環形玉器」是指圓片狀中央鑽一圓孔者，隨著中孔與環肉之比例變化，在中國自古即有不同的名稱，《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不管是璧、環、瑗均屬本文討論的範圍，同時也包括鐲類；而所謂的玉，則以《說文》的「石之美者」作為材質的界定。

一些人類學家認為，原始藝術中發展較早的是人體裝飾藝術，而此一藝術的起因，是為迷惑獵物，壯大自己的勇氣，以及勾引異性。【註一】而在中國早期的人體佩戴物中，以環形器的使用最為普遍，在一項調查研究之後，證實了此一論點，同時也指出自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間，環形器的使用在北方較盛。【註二】

北方環形玉器創製之初是否真正執行了迷惑獵物、壯大自己的功能？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Frezer J. G.)在其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指出初民由於信仰靈魂的存在，相信戴上環形器會束縛靈魂，因此當行巫術儀式時，禁忌戴上手鐲、耳環之類的環形器，以避免防礙神的靈魂之出入，但有缺口的環形器則可，例如玦之類。同理類推，死去的人戴了手鐲、耳環等環形器，則可留住其靈魂，令其不離開，以便將來人死而復活。【註三】是否基於這些理由，中國在文明的早期即以發展環形器作為重心。

環形器的發展，另一用途是作為工具武器，此類器較之佩戴性質者發展得稍晚些，約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春秋早期，在北方尤其是東北地區，蓬勃地發展一種緣刃的環形石器。【註四】

就上述的發展跡象，可知早期器型的發展似乎以環形器優先，【註五】而在玉材的啟用上，據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以北方居先；【註六】一九九〇年阜新新查海，以及一九九二年内蒙古興隆窪遺址的玦之發掘，提供了環形玉器的發展可能肇始於北方的可能性。【註七】雖然時代稍晚的長江下游區之河姆渡文化中，也出現一些帶缺口的環形玉器（玦），唯其非真玉類。【註八】而北方環形玉器在發展之初即已劃出了與南方不同的特色，此差異明顯地出現在器緣、孔緣的形態上。表一是筆者就新石器時代南、北各文化區系，出土之環形玉器的截面形，所整理出來的一個簡表，此表明顯地劃出南北系統環形玉器的形制



表一：新石器時代各文化區系所出土之環形玉器類型（以截面圖示之）

差異。本文即就北方環形玉器的發展與演變作探討，以期進一步了解北方文化的特質。

然在進入正題之前，筆者有必要對本文討論的時空範圍作一說明，這裡所謂的「北方」，主要是指長城以北的區域，包括現在的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以及河北、山西的一部分，此一地區在新石器時代（ca. 8000 - 2000 B.C.）曾經存在過的文化，據最近的考古資料整理，重要的文化有：黑龍江省的昂昂溪、新開流、亞布力等；【註九】吉林省的左家山、元寶溝等；【註一〇】遼寧省的查海、小珠山、紅山、小河沿、夏家店等；【註一一】內蒙古的興隆窪、趙寶溝、紅山、富河等；【註一二】河北省的磁山、裴李崗、仰韶、龍山等；【註一三】山西省的仰韶、龍山等；【註一四】其中有環形玉器的，以興隆窪、查海、紅山、亞布力、龍山等文化遺址最稱重要。

(二) 北方系環形玉器的濫觴——興隆窪、查海遺址出土之環形玉器

黃宣佩先生曾將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玉器作綜觀性地分類，第一類是以玦、璜、琮、璧、珮飾、錐形器為主的器群，第二類是以龍、虎、龜、魚、鳥等動物形為主的器群；第三類器群以長江下游太湖周邊為發展中心，廣泛分布於黃河、長江、珠江流域地帶；第二類是以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為主，兩類形成鮮明的對比。【註一五】黃氏的分類就今日之出土資料而言，未必完全正確，【註一六】然綜觀性的劃分仍有其可行性。

兩類玉器的取材不同，意味著其發展背景不盡相同，秋山進午先生認為，新石器時代玉器的使用與祭祀有密切關係，而當時的祭祀又是配合生產活動而來，黃氏的第一類玉器群反映一種以農耕為主的文化，第二類玉器群則反映一種以狩獵、撈魚為生的文化。【註一七】此一論點頗富於啟發性，就形制而言，第一類玉器群取一種靜態的幾何形，是靜態的農耕生活的真實寫照；第二類玉器群取一種富於動態的動物造型，表現狩獵、打魚生活的機動性。

將中國玉器製作和使用動機，歸諸於祭祀之需要，並非無稽之談，然祭祀觀念的確立是宗教儀式積極性發展的結果，【註一八】若就目前中國各地考古發掘的情形來看，紅山文化已存在有祭祀活動的遺跡，【註一九】因此，或許將紅山文化遺址所出土之玉器視為祭祀之物，並非空穴來風；然就早於紅山文化二、三千年之久的興隆窪、查海遺址所出之玉器而言，則尚有待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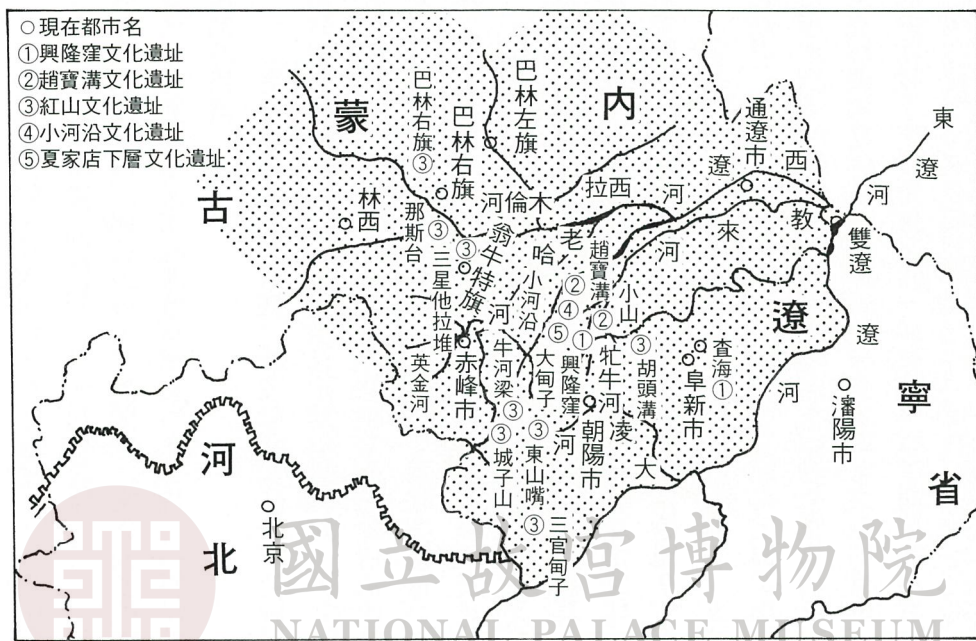
查海文化是目前在遼寧乃至東北地區發現的，時代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註二〇】也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真玉的文化之一；【註二一】一九九〇年《中國文物報》報導，遼寧阜新查海的一個原始村落遺址，出土了八件玉器，其中有四件帶缺的環形玉器（玦），最大的直徑四公分，厚一公分，色澤純正，是一種白色帶淺綠斑點的透閃石軟玉。【註二二】（插圖一）這批玉器經聞廣先生的科學分析，大部分屬於真玉。【註二三】而一九九二年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墓葬遺址也發掘了二件玉玦，形制與查海的近似。（插圖二）唯其製作不甚規整，厚薄不勻，在玉材的選擇上似乎較寬鬆，出土時位於一女子的兩耳骨部位，【註二四】其時代可能比查海的早。

另外，在內蒙古西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時代比興隆窪遺址年代稍晚些，大約與查海遺址相平行）亦出土有玦，【註二五】其制作較興隆窪的成熟，接近查海的技術水平。這些重要的發現給予追蹤北方玉器文化歷史的學者們不少新的啟示。而就今之北方考古正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文化類型的歸屬，以及斷代問題均屬未定之際，一般學者傾向於將查海、白音長汗遺址視為興隆窪文化的地區類型文化。【註二六】如此查海所出之玦，可以視為北方新石器時代早期末葉，環形玉器的一個較成熟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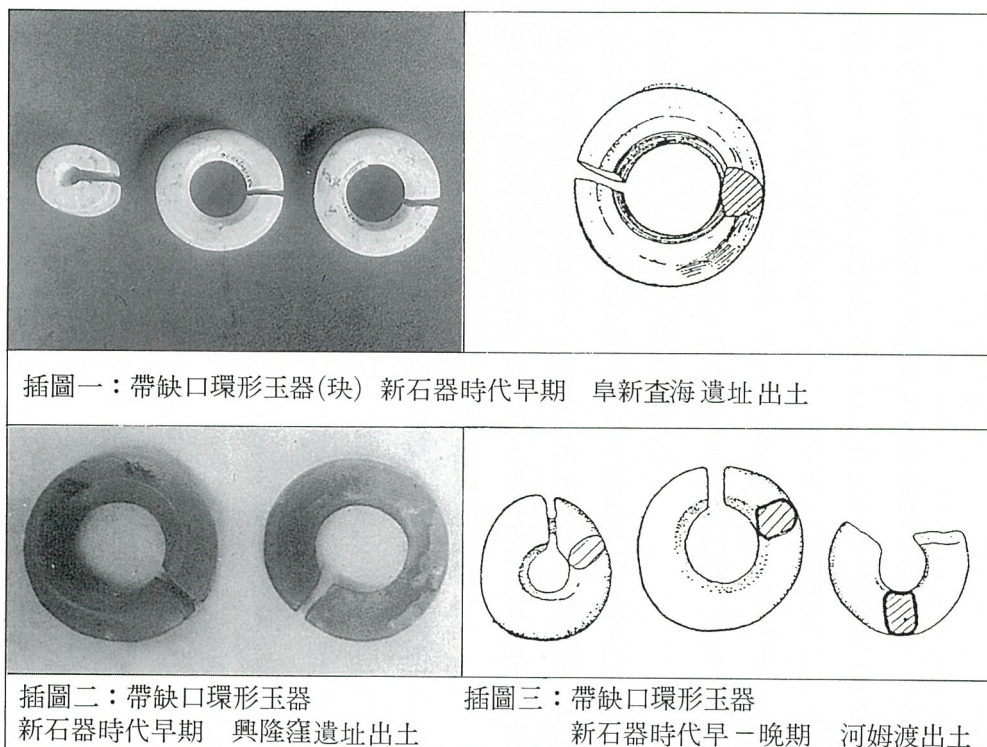
查海所出帶缺環形玉器之截面呈「」形，扁圓環形，肉上微起稜，帶一缺口，缺口、中孔皆為兩面對鑽或切，留下不整齊的台稜；興隆窪的玦之截面形狀尚未穩定，大致是呈「」，白音長汗的玦，其截面形狀已穩定，作「」，它們皆與時代略晚的長江下游河姆渡、馬家浜文化遺址所出的玦，截面呈「」形迥然不同，【註二七】（插圖三）真正顯示南北系環形玉器在發展之初所呈現的不同風格；而北方系環形玉器的基型就在查海、白音長汗玉人的手上奠定了基礎；截面呈三角形、緣刃的環形玉器，在其後的紅山文化中有了長足的發展，紅山文化是北方系環形玉器發展的一個重要文化期。

興隆窪的玦出土於墓主耳部兩側，與長江下游的河姆渡等文化遺址出土玦的情況相同，長江下游區的玦，有明確出土位置者，大多出於人骨耳部，故一般推測是作為象徵耳（葬俗需要的）或耳飾之物。【註二八】查海的玦由於是出於原始村落遺址，故在使用意義上不易作推測，然由其同出之玉器，尚有玉匕和玉鑿，（插圖四）與這些具有工具武器性質之物同出，是否意味著，其在當時也是一種工具類的實用物呢？【註二九】文明初期的人類，一器多用途是常見之事。

就目前出土有環形玉器的早期文化遺址而言，北方以興隆窪、查海遺址為最早，南方以河姆渡遺址為開端，而南北兩文化均以一種帶缺的環形玉器——玦，作為環形玉器發展的濫觴，此一事實暗示著此類環形玉器非為單純的佩飾或實用器，其是否牽涉到前文提及的，文明初期的人類相信靈魂的存在，他們更認為環形物會束縛靈魂的出入，因此在行巫術儀式時，為了避免防礙神靈的出入，禁忌戴手鐲、耳環之類的器物，唯帶缺口的可以。是基於這樣的理由？玦在中國文明的早期才受到如此的重視？若肯定這樣的一個解釋，似乎需要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興隆窪、河姆渡文化皆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巫術，然在今之考古發掘尚未有直接證據之前，我們只能姑存此說。



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分佈圖（截至1993年止）



儘管帶缺環形玉器的功能至今仍未明確，然其製作確實是北方系環形玉器之濫觴，而其所啟動的功能，在以後北方系環形玉器的發展上，可能也是傳統的開端。

(三) 北方系環形玉器的發展之一——紅山文化的環形玉器

紅山文化自一九三五年，日本考古學者在熱河東北的紅山（現今的內蒙古赤峰紅山后）附近作了發掘以來，【註三〇】陸續地在遼西、內蒙等地區採集到不少紅山文化遺物，【註三一】然由於沒有明確的出土記錄，故長久以來對此一文化的了解有限；一九八三年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註三二】遂使紅山文化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與突破性的展開，其間最為學者們所關心的課題之一，是紅山文化的淵源問題。秋山進午先生曾就截至一九七九年為止的發掘，將紅山文化的淵源整理出四種說法：（一）紅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統的原始文化，或仰韶文化的地方性變形文化；（二）紅山文化是河北磁山文化的繼承者；（三）紅山文化是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響下產生的新文化，含有兩文化之要素；（四）紅山文化是此地區發生的一種獨特性的新石器文化，其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其它文化的影響。【註三三】一九七九年以後，遼西地區的發掘，使北方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順位和關係一再受到調整；一九八三、四年的內蒙古興隆窪文化遺址的發掘，【註三四】嚴文明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將其定位為紅山文化的先行文化；【註三五】然一九九〇年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的發掘，蘇秉琦先生始揭出查海文化為「先紅山文化」，是紅山文化的前身。【註三六】究竟何者才是紅山文化的先行文化？

大凡一個文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可能同時接受多種文化的因素，紅山文化遺址的出土物，表現出的多樣性題材和極富想像的造型，也說明了此文化的包容性。

一九七九年以後，在遼西地區的考古發掘有了重大的收穫，如一九八三年牛河梁遺址之發掘；【註三七】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年喀左東山嘴遺址的發掘；【註三八】一九七九年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的發掘；【註三九】一九七三年阜新縣胡頭溝玉器墓的發掘；【註四〇】一九八一年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的發掘；【註四一】不但充實了紅山文化的內涵，更提供了研究紅山文化玉器的重要資料。表二是就上述六次發掘，玉器出土的情形所整理出來的一簡表。（附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分布



表二：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玉器的情形

遺址	出土器物	時期	葬具	葬式	墓主性別	備註
遼寧東山嘴基址	玉：雙龍首璜形飾、鸚鵡形松石飾 其它：骨器、蚌器、石器、陶器等	紅山晚期 (C14 4895±70)	石棺	仰身直肢	男成年	1979、1982年兩次發掘 《文物》1984/11
	M1：玉雕豬頭飾。其它有石、陶器等 M2：玉：勾雲形珮、環、馬蹄形箍、鉞、竹節狀飾、鳥等。 M3：無隨葬器	紅山晚期	石棺	仰身直肢		1979年發掘 《考古》1986/6
遼寧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墓葬區	M1：玉：勾雲形珮、龜、鸚鵡、鳥、璧環、珠、棒形器等。(採集品)		石棺	仰身直肢		1973年發掘 《文物》1984/6
	M3-3：玉魚形墜		石棺 (多室)		成年	1981年發掘 《考古》1987/6
	M3-4：三連玉璧					
	M3-5：玉魚形墜					
	玉：蠶、獸形玦、勾雲形珮、鳥形飾鸚鵡、魚形飾、三連璧、勾形器、墜飾、斧、柄形器、紡瓜、管。 其它：石、陶器等。(採集品)					
M4：玉：箍形器、獸形玦						
遼寧牛河梁墓葬區	M6：無隨葬物		石棺	仰身直肢		1983年發掘 《文物》1986/8
	M7：玉：環、璧		石棺	二次葬		
	M11：玉：環、方形飾、棒形器		石棺	二次葬		
	M14：玉：勾雲形珮、環		石棺	仰身直肢		
	M15：玉：箍形器、璧、環		石棺	仰身直肢		






由表二可知，出土玉器的遺址有基址和墓葬遺址，一些中、小型墓出土二、三件玉器，別無其他材質之物同出，而基址則常伴有陶、骨、石等材質之物，葬具皆為石棺，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也出現合葬的方式；一般說來，一次葬者大多為大墓，陪葬的玉器數量較多，二次葬者多為小墓，陪葬玉器僅止於一、二件，甚至也有完全沒有隨葬物的；就此，何賢武先

生認為紅山文化已有社會階級存在；【註四二】這是目前我們可以得到的，有關紅山文化埋葬習俗的資料。加以一九八三年牛河梁女神廟和祭壇遺址的發掘，【註四三】也提供了探討紅山文化的社會結構、宗教祭祀等的資料，藉著這些零星的資料之累積，我們大致了解，紅山文化基本上是一個以母系為主的氏族結構，尚停留在較為流動性的生活方式，崇拜女性和生殖。【註四四】









1. 紅山文化的璧與環

再由上表可見，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群中，環形玉器佔有相當的比例，環形玉器依其肉、好的比例，以及截面形狀，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肉窄孔大，截面成三角形「」的所謂「環」；一類是肉寬孔較小、緣帶刃，截面呈「」的所謂「璧」。【註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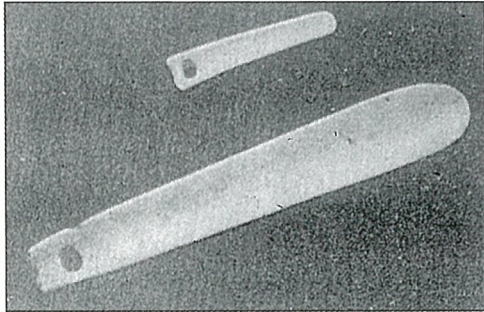
表四：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璧

登錄號	直徑	孔徑	厚度	形制	色澤	截面形	出土位置	備註
牛M7·2	11.3	4.9	0.45	圓形	白色有土蝕痕		骨架上	同出：玉環
牛M7·3	11.5	4.7	0.5	圓形 上邊有一小穿孔	白色有土蝕痕		骨架上	全右
牛M11·2	13.4 12.1	3.4	0.8	方形圓角 上邊中央有一小穿孔	白色		骨架南側	同出：玉環、棒形器
牛M15·4	12.9 12.5	4.8	0.65	方形圓角 上邊中央有一小穿孔	淡綠色		腰部左側	同出：玉環
三M2·5	11.5 10.1	2.5	0.7	方形圓角 上邊中央有一小穿孔	淡青色		腰部	同出：玉：勾雲形 珮、環、馬蹄形箍、 竹節狀飾、鳥
三M2·6	12.7 11.2	3.2	0.5	方形圓角 上邊中央有一小穿孔	淡青色		腰部	全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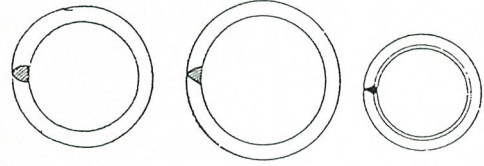
表三：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環

登錄號	直徑	孔徑	厚度	形制	色澤	截面形	出土位置	備註
胡M1:?	4.6	3.5		環形 肉起稜	蛋白色	菱形	不詳	同出：玉勾雲形珮、龜、鴉、鳥、璧、珠、棒形器
三M2:2	6.25	5.3	0.4	環形 裡厚外薄	淡綠色	三角形	胸前	同出：玉勾雲形珮、馬蹄形簪、鉞、竹節狀飾、鳥
三M2:3	8	6.3	0.8	環形 裡厚外薄	淡綠色		胸前	全右
三M2:8	6.4	5.4	0.4		淡綠色		腳	全右
牛M7:1	6.6	5.7	0.75	環形	白色		骨架上	同出：璧
牛M7:4	6.7	5.25	0.8	環形	白色		骨架上	全右
牛M11:1	7	5.5	0.7	環形	白色		骨架南側	同出：玉方形飾、棒狀器
牛M14:2	6.8	5.75	0.45	環形	淡綠色		右腕	同出：玉勾雲形珮
牛M14:3	7.3	5.9 └ 5.75	0.55	環形	淡綠色		左腕	全右
牛M15:2	6	5.1	0.37	環形	淡綠色		腕	同出：玉箍形器、璧
牛M15:3	5.8	5	0.3	環形	淡綠色		腕	全右
牛M15:5	6.9	5.6	0.5	環形	白色		腰	全右

* * 尺寸所使用的單位為公分；登錄號第一個中文字是筆者所加的代號，胡：胡頭溝、三：三官甸子、牛：牛河梁，請參見表二遺址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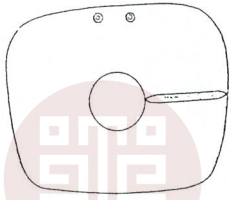


插圖四：錐型器
新石器時代早期 阜新查海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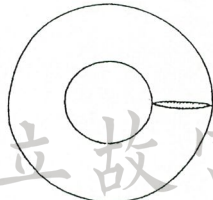


牛M7：4 三M2：3 胡M1：？

插圖五：環 紅山文化



三官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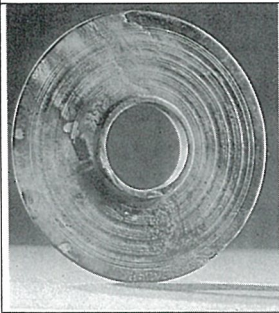


牛河梁第二地點塚7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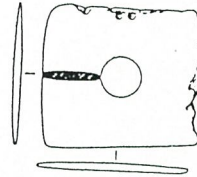


牛河梁第五地點塚1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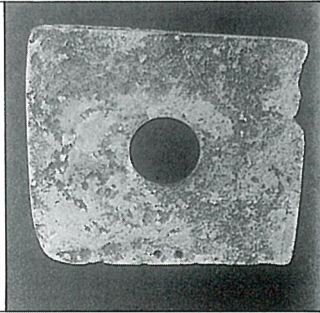
插圖六：璧 紅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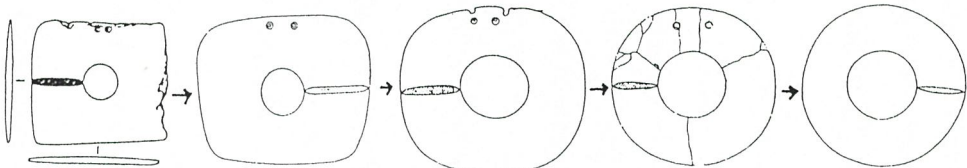
插圖七：凸緣璧
殷墟婦好墓出土



插圖八：凸緣璧
侯家莊西北崗出土



插圖九：玉鉞 紅山文化 牛河梁遺址出土



牛M11：2


三M2：5


牛M15：4

牛M7：3

牛M7：2

插圖一〇：北方系統的璧形制演變過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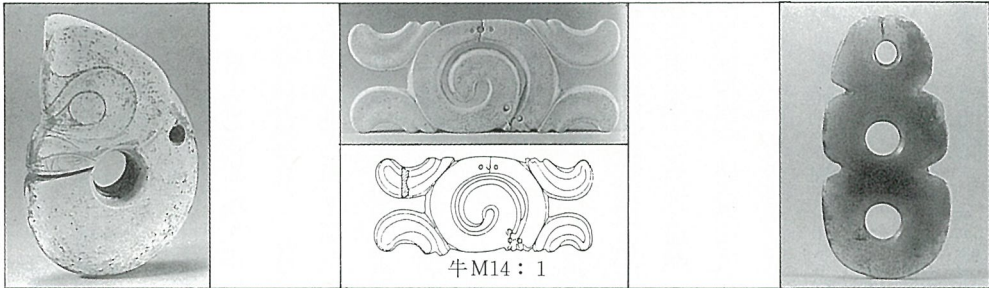
環大多出於手臂、手腕或足部，直徑在六—七公分間，孔徑五—六公分間，截面成「」，是繼查海環形玉器之後，發展出來的北方系環形玉器典型之一；（插圖五）依其出土位置推測，是佩戴於手部之物。（參見表三）

璧出土的不多，（插圖六）常出於上半身或腰側，其截面呈「」，由孔緣和周緣往肉上磨出斜面，使緣成薄刃狀，肉上微起稜，在兩稜間琢磨出水平或微凹隱溝；直徑約在十一、二公分左右，孔徑三、四公分，厚度〇·五—〇·八公分不等。較上述之環薄，此型器深具紅山文化環形玉器之特色。（參見表四）

殷代在一些凸緣璧上，（插圖七）也表現出與紅山文化相同的磨飾手法，在兩組同心圓紋間琢磨出隱溝，插圖八是筆者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所見到的，西北崗所出殷代凸緣璧的截面線圖。這種屬於早期北方環形玉器的製作手法，再現於殷代，不禁令人連想到殷文化中，究竟存在多少紅山文化的因素。有關此一問題，筆者曾就殷墟出土的卷龍玦和紅山文化遺址所出的獸形玦作過探討。【註四六】

紅山璧在形制上的另一個特色是圓角方形，上側中央穿二小孔，這種似圓似方的造型，暗示著璧的成形過程；牛河梁十五號墓所出的鉞，（插圖九）梯形，中央鑽一圓孔，上側中央亦穿有二小孔，出土位置與其它璧的位置一致，推測是與璧同一性質之物。若將紅山文化所出土之璧作一順位圖的話，則如插圖一〇所示。此圖不但展示了紅山文化璧的類型，也暗示璧形式的淵源和演變過程。顯然地，紅山文化的璧是由鉞演變來的。然對於史前璧的淵源及用途的問題，過去曾有下述一些看法；（一）源於環，即是由裝飾品演變來的；（二）由環形石斧演變來的，而石斧在新石器時代主要為男子使用的工具，因而由石斧演變來的璧，代表男性、陽性，成為祭天的禮器；【註四七】（三）由石斧演變為常見的各種璧、環、瑗等環形器，再由此等環形器衍生出「璧形鉞」；【註四八】（四）由有孔石斧分化成璧和戚，璧和戚再度合體則成「戚璧」；【註四九】（五）源於玉鉞，參見上文，共成五說。霍巍、李永憲認為第一種說法較接近實際出土璧的情形。【註五〇】

第二、三、四以及筆者所推測出來的第五種說法大致雷同，皆由一種梯形或長方形的工具、武器類演變來的；因此，由裝飾環衍生之說，雖有一些考古的依據，然更有不少的證據支持石斧衍生說，此點值得重視。依筆者之見，雖然紅山文化的璧演變模式，並非放諸四海皆行的，但是由璧出土的位置大多在胸前或腰部一側，與石斧或石、玉鉞的位置接近，推測其有



插圖一一：獸形玦
紅山文化

插圖一二：勾雲形器
紅山文化
牛M14：1

插圖一三：三連璧
紅山文化



插圖一四：三連璧
紅山文化

插圖一五：雙連璧
紅山文化

插圖一六：雙連璧
紅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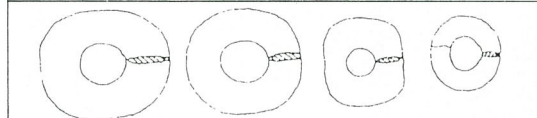
插圖一七：鳥形玦
紅山文化 內蒙古巴林
右旗那斯台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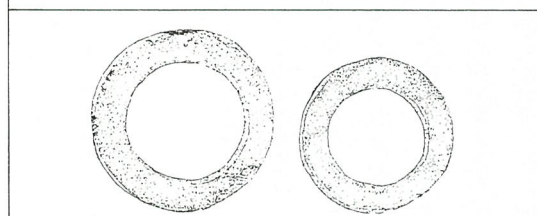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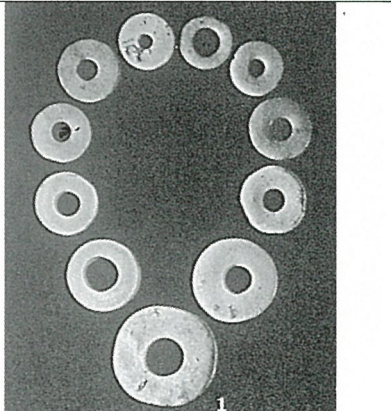
插圖一八：三孔璧 紅山文化
巴林右旗 那斯台出土

插圖一九左：豬首三孔璧
紅山文化

插圖一九右：骨匕
河姆渡文化



插圖二〇：璧 依蘭倭肯哈答洞穴出土



插圖二二：環 烏裕爾河大橋遺址出土


插圖二一：系璧 大汶口文化

與斧、鏃、鉞接近的性質，且紅山的璧均為緣刃，這也是支持此一論點的一個有力證據；再由其上邊中央均有小穿孔，故知可能為繫於頸上，垂於胸腰間之物。垂懸於胸腰間之物，在紅山文化遺址所出的玉器中，尚有獸形玦、勾雲形器等，有關的論述，參見下文。

2. 紅山文化的環形玉器之變體

紅山文化表現在環形玉器上的另一個特徵是，環形器的造型變化多端，就目前出土的紅山玉器而言，可以視為紅山文化之環形器變體者，有獸形玦、勾雲形器、連璧形器、馬蹄筒形器以及各種帶中孔的環形器等；獸形玦形制的基體是中央的帶缺口環形器，再雕琢上的豬首、龍首、鳥首，（插圖一一）則將環形器的表現帶入另一個境界，紅山先民相信此形動物是一種具有決定他們禍福力量的靈物，配帶此形玉可以保安、辟邪。有關獸形玦的詳細論述，請參見另一篇專文。（註五一）



勾雲形器依其形制，筆者仍將其歸於環形器之變體，（插圖一二）其基體是中央的環形，周邊加上數目不一的勾雲形，是紅山文化的精神、視覺符號；【註五二】不管是獸形玦或是勾雲形器，對紅山先民而言，等於是其文化的命脈，具有某種程度的權威性；因此，當此類物陪葬入土時，其所放的位置，應該是最為重要、尊貴的，紅山文化的璧出土位置，亦不出上述二器類所在的範圍，故其共同的功能和受重視的程度可想而知。

紅山文化環形玉器的變體之發展，除了上述的獸形玦、勾雲形器外，還出現連璧形器的類型。一九七三年阜新胡頭溝三號墓出土的一件三連璧，高六·四、最寬三·三公分，（插圖一三）出土位置不詳，截面呈「」，由外緣向肉上磨出斜面，呈緣刃的形態，是紅山文化先民常施用於環形器上的磨飾手法，而外緣依中孔之位置斜切磨成「V」字形切刻，V字兩側磨成斜面，封閉點呈弧形而薄，（插圖一四）這種切磨方式也表現了屬於紅山文化的獨特性，是北方系環形玉器的製作傳統；上端有繫溝，推測是作為繫帶之物。一九八一年牛河梁遺址出土的雙連璧，高一·三、最寬八公分，也出現同樣的切磨成「V」字形缺刻的手法；（插圖一五）另有一件雙連璧，為橫向對稱相連，連接處亦如上述之連璧一般，兩側各有一穿；（插圖一六）唯其兩側牙接近遼東地區所出的牙璧之出牙，（參見插圖三七）而也近似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所出的鳥形玦背脊上的脊牙。（插圖一七）插圖一八是一件採集的三孔璧，其形制和製作方式與三連璧略為不同，但仍屬三連璧之類型。

這些雙連、三連璧是單獨使用或是與其它器類搭配使用，不得而知，若依下節將討論的大汶口文化遺址所出之同類器來看，它們是與其他單孔者一起作變化組合使用的，一般作為頭飾或頸飾。（參見下節）大汶口與紅山文化，在時間上有重疊的時段，依據碳十四的測年，大汶口文化的時間延續甚長，（4300-2300 B.C.）幾近二千年左右，可分為早、中、晚三期，【註五三】其中期與紅山文化並行，故兩者在製作和使用三連璧和雙連璧上所表現的共通性，正好可以互相說明。

紅山文化的雙連璧、三連璧是否有特殊的意義？于志耿先生在一些隨筆中推測：玉璧、環、鐲可能與玉豬龍有關，單孔為一豬龍，單孔璧象徵男性，雙孔為二豬龍，雙連璧象徵女性，三孔為三豬龍，三連璧象徵陰陽合體；【註五四】如此簡單的解釋，真正言中多少，實難首肯；插圖一九左的三孔璧，實際上可以看作兩側各一獸形塊，（參見獸形塊之形制）背對背，背負一圓環，雙獸背負一圓環的意義，是否與河姆渡文化的雙鳥背負一圓日的意義相同？（插圖一九右）是否為同一觀念下不同方式的表現，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有關連璧形器的詳細論述可參考筆者另一篇專文。【註五五】

馬蹄筒形器的形制特殊，是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鮮見的玉器造型，形制本身為扁圓筒形，長邊略呈內弧形，底口平，上口斜敞，大小不等，高度在一〇—二〇公分間不等，孔緣斜薄；對於此形器的使用意義，筆者曾推測其與龍山文化的神面頭頂上的高冠性質相同，作為行儀式時，神靈寄宿和出入之器。【註五六】

除了上述四種主要的變體之外，其他尚有不少帶中孔的環形器，例如牛河梁遺址出土的菱形帶中孔器，以及形如「」、「」形者，形形色色。【註五七】

紅山文化在環形玉器製作上所凸顯出來的獨特風格，正是北方地理環境與先民生計、文化形態的具體表現，此一特色也在其稍北的黑龍江省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出現。

（四）北方系環形玉器的發展之二——黑龍江省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環形玉器

于建華先生曾就黑龍江省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玉器作了論述，【註五八】將黑龍江所出環形玉器與紅山文化所出者作比較，認為兩地區同時代的環形玉器表現共同風格；此證實了筆者在論述紅山文化環形玉器時，一再強調的形制、截面形狀，以及

表五：黑龍江省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的環形玉器

登錄號	直徑	孔徑	厚度	形制	色澤	截面形	出土位置	備註
依採：1	6.3	2.2	0.4	圓角方形	白色不純		洞穴中部 人骨附近	1950年發掘 《考古學報》1954/4
依採：2	5.6	2	0.3	全右	全右		全右	
依採：3	5.2	2.3	0.3	全右	全右		全右	
依採：4	4.5	1.4	0.3	全右	全右		全右	
烏大環	7.8	5			碧玉			1981年發掘 《黑龍江文物叢刊》1982/2 同出：玉斧、玉鏃
烏小環	6.5	4.2			全右			
烏壁	5.7	0.7 0.4		肉內厚外 薄外緣刀	全右 灰色帶黃 褐斑		墓葬	1982年發掘 《北方文物》1987/2
刀壁：1	5.2		0.5	橢圓形	全右			
刀壁：2	2.9 2.4		0.3	橢圓形	全右			
刀瑗：1	5.2		0.4		羊脂玉			
刀壁：3	5.4		0.3	壁一端連 有兩小壁	透閃石淡 綠色			
刀壁：4	6.4		0.3	壁一端有 多缺刻	白色間褐 紋岫岩玉			
亞YB採：10	5.7	3.1	0.3	橢圓形璧			房址	1985年發掘 《北方文物》1988/1
亞YB採：12	9.5	5 3.1		三連璧			全右	
杜壁：1	14.7 13.9	6.4	0.6	圓角方形	白色			1990年發掘 《北方文物》1991/2 同出：石鏃、石鏃
杜壁：2	5.1 4.1	2.1	0.7	橢圓形	褐黃色			
杜壁：3	5.5	1.8	0.2	一端方肩	青玉 墨綠色			
杜壁：4	6 5.1	1.5	0.2	不規則菱 形一端有 對鑽小孔	青玉 豆綠色			
杜壁：5	3.4 2.5	0.7	0.2	全右	青玉 墨綠色			
杜壁：6	6.5 4.8	1.8 1.6	0.2	水滴形一 端尖部有 小孔	青玉 白泛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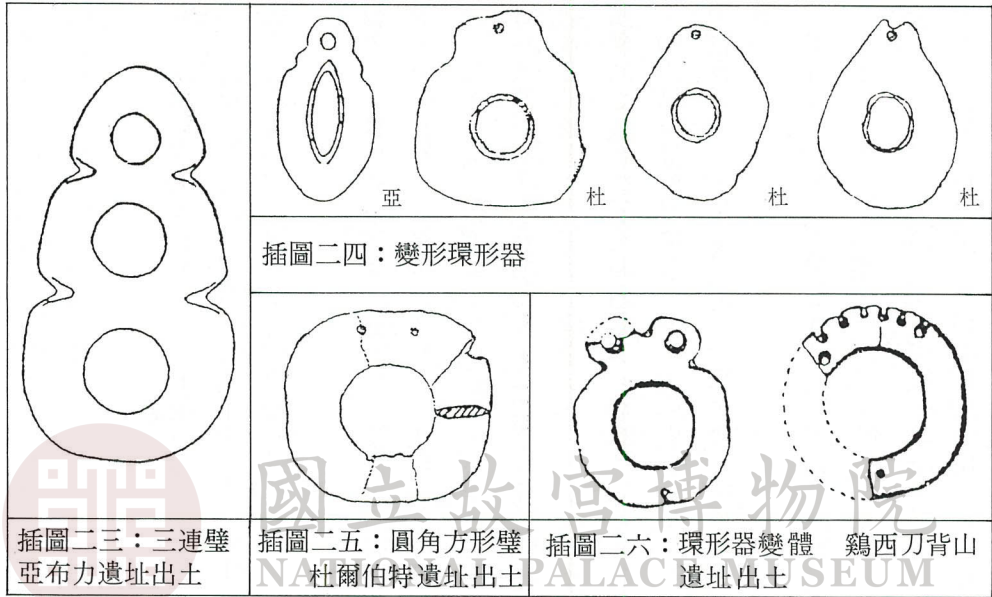
* * 尺寸所使用的單位為公分；登錄號第一個中文字是筆者所附加的代號，亞：亞布力、依：依蘭倭肯哈答、烏：烏裕爾河大橋、杜：杜爾伯特、刀：刀背山

變化性等，的確是代表北方系環形玉器的特色。就目前在此地區發掘的環形玉器而言，出土有環形玉器的遺址有：依蘭倭肯哈答洞穴、烏裕爾河大橋、刀背山、亞布力、杜爾伯特等遺址；【註五九】凡有玉器的遺址，均有環形玉器出土，可見環形玉器在黑龍江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受到相當的重視。

依據表五，發掘最早的是依蘭倭肯哈答洞穴的四件璧，（插圖二〇）形制、大小有序，推測是組器，然全數推測應有五件，其中一件被取走，五件的組合方式，可能是大的在上，依次遞減，最下面繫兩片玉璜，掛於腰帶垂於體側。【註六〇】若依其尺寸，可參考大汶口文化之玉璧組飾，（插圖二一）大汶口文化所出的，有明確的出土位置，是作為頭飾或頸飾，（參見第五節）故對於依蘭倭肯所出的玉璧組之使用方式和功能似乎有再商榷的必要。再者，其形制為圓角方形，與紅山文化所出的璧共通，更確定北方璧的一個原初形式，即是圓角方形的。

烏裕爾河大橋遺址所出的兩個環（插圖二二）一個璧，環的大小是一般套於臂或腕的，然依報告書的記載，其截面呈長方形，大的內圈有圓筒鑽磨痕跡；小的內圈有繩索勒磨痕，璧則稍小些，中孔甚小，孔徑僅〇·四～〇·七公分，呈不規則圓形，孔為兩面對鑽，外緣呈刃狀，崩裂多處，故推測可能是與沙輪有關之工具。【註六一】烏裕爾河所出之玉器皆屬碧玉，製作上較粗。

其它遺址所出之環形玉器皆非一式，出現多種環形器的變化型，常見的有如紅山文化的三連璧、雙連璧等。亞布力遺址出土的三連璧與紅山文化胡頭溝所出者雷同，（插圖二三）所出橢圓形環形墜飾，與杜爾伯特出土的水滴形璧或菱形璧皆有共通之處；（插圖二四）而杜爾伯特所出之圓角方形璧，（插圖二五）則是紅山文化牛河梁，以及依蘭倭肯哈答洞穴出現的形制。刀背山更出一種上邊伸出兩小璧的形制，以及有多缺刻的圓璧形式。（插圖二六）





插圖二三：三連璧
亞布力遺址出土

插圖二四：變形環形器

插圖二五：圓角方形璧
杜爾伯特遺址出土

插圖二六：環形器變體 鷄西刀背山
遺址出土

在如此紛繁多樣的環形玉器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出其間的共同性，即是緣刃、截面成「」、「」形，中孔對鑽而磨成薄刃狀，以及形制的變化性等特色，這些特色明確地標示出遼西地區與黑龍江省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一體的，代表的正是北方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五) 北方系環形玉器的南限

——大汶口文化的環形玉器

「大汶口文化」之名取自於一九五九年山東泰安南部大汶口遺址的發掘，【註六二】而以後的二、三十年間，在山東境內以及蘇北，陸續有此一文化遺址的發掘，成績斐然，已蔚為一新石器時代重要的地區文化類型，其涵蓋的範圍包括汶、泗、沂、淄、濰等水域地帶；【註六三】重要的遺址有：泰安大汶口、鄒縣野店、兗州王因、滕縣崗上、曲阜西夏侯、日照東海峪、莒縣陵陽河、臨沂大范莊、莒縣杭頭、安丘景芝鎮、膠縣三里河、濰縣魯家口等處【註六四】，其中出土有環形玉器的遺址，有泰安大汶口、鄒縣野店、安丘景芝鎮、膠縣三里河、濰縣魯家口等，今將所出環形玉器整理如下二表。

表六主要是以出土時位於手部的環形玉器為主，截面有

作梯形「」、圓角三角形「」，也有呈「」或「」形的，後二者大多為扁薄的環；套於手上的環形玉器，在大汶口文化中，其肉有逐漸加寬的趨勢；一九八七年山東莒縣杭頭遺址八號墓，出土了一件方形圓角石璧，（參見表六莒M8·16）（插圖二七）出土時套在一成年男子的手腕上，〔註六五〕形似琮，是否可作為琮形器之濫觴，尚值深究。大汶口文化在臂、腕飾環形玉器上的變化表現，（插圖二八）同時也將環形玉器的功能作多元性的發展。

表六：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環

登錄號	直徑	孔徑	厚度	形制	色澤	截面形	出土位置	備註
大 M73·4	12.5	7		扁薄環形			臂部	男成年
大 M10·17				扁薄環形			右腕	女成年
大 M47·14	8.7	6.5		寬邊環形			雙腕各一	成年
大 M3·4	6.7	5		寬邊環形			雙腕各一	成年
鄒 M62·50	10.3						腕	男
鄒 M38·1	8.7						腕	
鄒 M36·1	8.6			外緣圓尖 內緣微直			腕	
莒 M8·16	12.6 12	6.5	0.8	方形中有 孔四角圓	灰綠色		腕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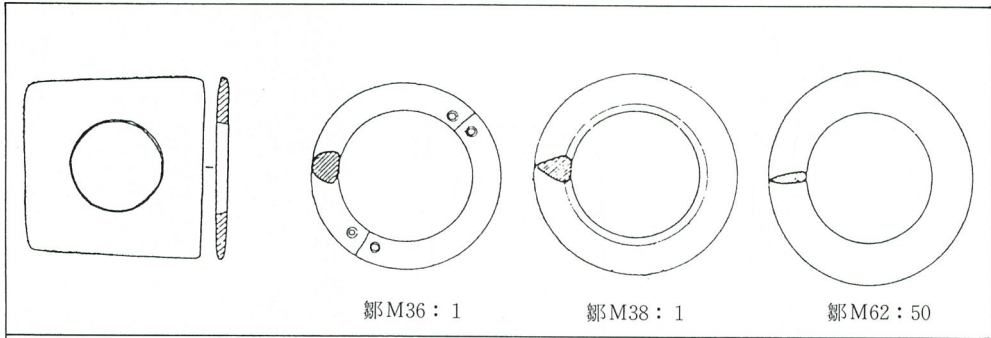
* * 尺寸單位使用公分，登錄號第一個中文字是筆者所附加的遺址代號；大：大汶口、鄒：鄒縣、莒：莒縣，請參見上段文中的遺址介紹。

表七：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璧

登錄號	直徑	孔徑	厚度	形制	色澤	截面形	出土位置	備註
大 M178...23	4.3	2.2		扁薄環形	墨綠色		成年	
大 M49...3							成年	
大 M47...9	4.4	2		扁薄環形			成年	
大 M47...12	3.2	1.7		扁薄環形			成年	
大 M47...12	3.9	1.4		扁薄環形			成年	
鄒 M88...2	1.2							
鄒 M22...5	3.6							
景 M2...6	6.9	3.5 3.3	0.55 0.1	周邊不甚圓 外薄內厚	白色夾綠 透明		胸前	
濰 M107...4	10.4	5.8	2.5	圓整	烏黑平滑		盆骨上兩 手抱持狀	女(15—16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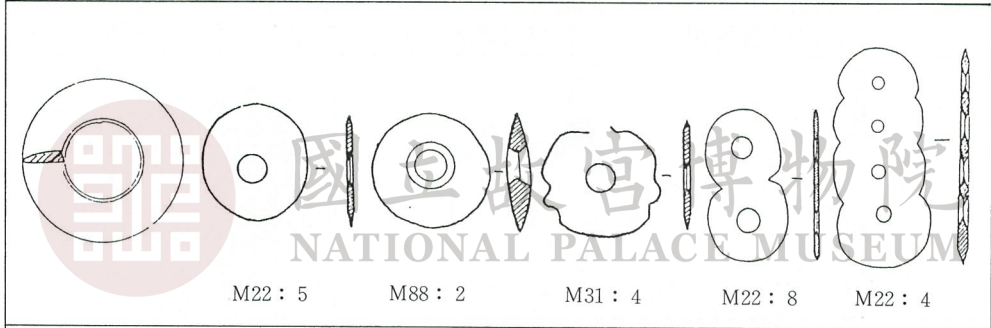
表七所列為另一種性質、類型的環形玉器，尺寸不等，（插圖二九）然絕大部分為小型者，小型的環形玉器成串組成成頸飾或頭飾，這種別出心裁的裝飾形式，想來非為單純的裝飾器，它應該是具有深一層的宗教或葬俗意義的，由大汶口文化墓葬遺址所顯示的有條不紊之入葬形式，相信當時已有一套成熟的葬儀，而這些成組的小玉璧，正是此一葬俗下的產物。【註六六】濰縣魯家口一〇七墓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性墓，在其盆骨處置一璧，雙手環抱著，（插圖三〇）此璧一般推測是由裝飾性過渡到禮器性的例子。【註六七】此一推論的前提是將早期的環形玉器完全當作裝飾器來看，然依筆者之見，環形玉器發展之初似乎已非單純作為裝飾器。

鄒縣野店遺址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遺址，【註六八】二十二號墓所出的一串環形玉器，（插圖三一）係由單孔璧、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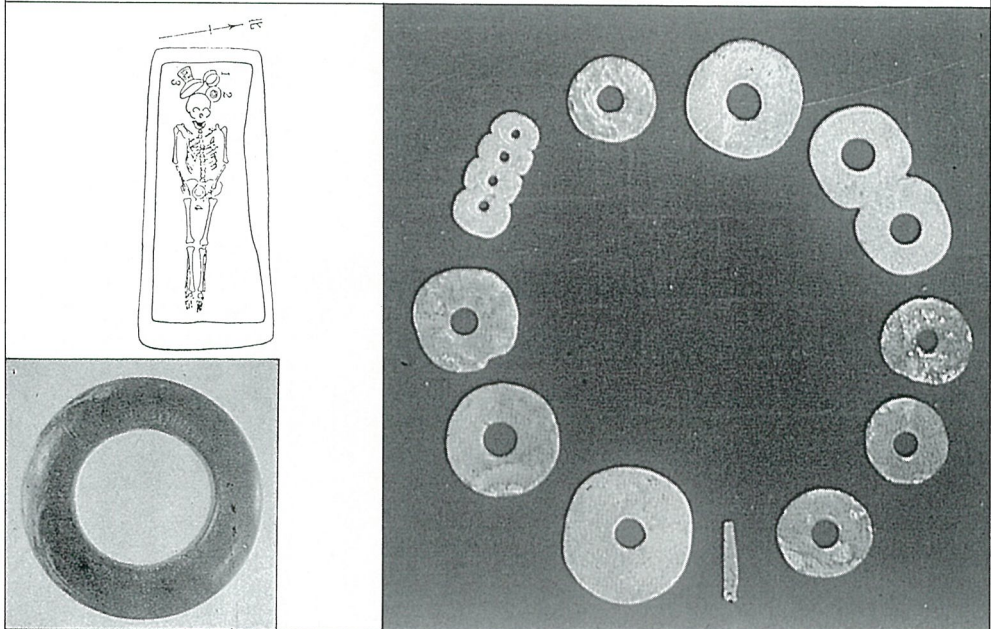


插圖二七：方形石璧
莒縣杭頭遺址出土

插圖二八：環 大汶口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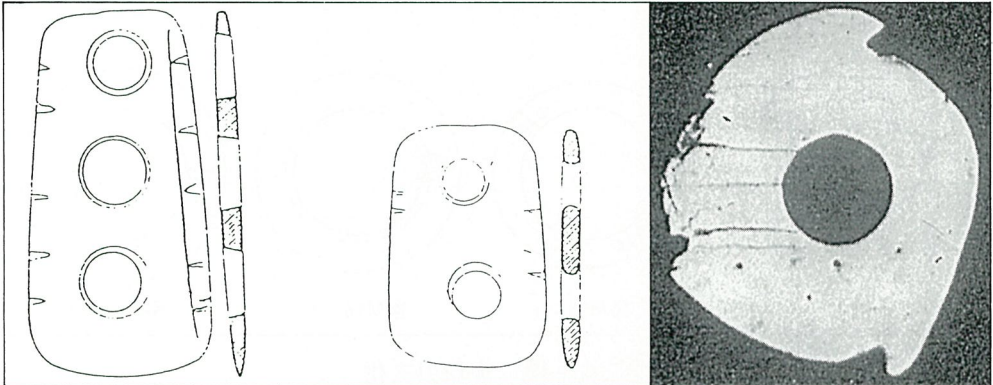


插圖二九：璧 大汶口文化 山東鄒縣野店出土



插圖三〇：璧 大汶口文化
濰縣魯家口M107出土no.4 為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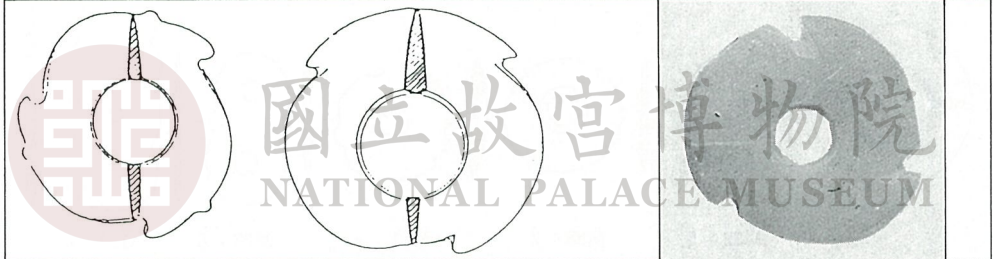
插圖三一：組系璧 大汶口文化 鄒縣野店遺址
出土



插圖三二：三孔壁
大汶口 遺址出土

插圖三三：雙孔壁
大汶口遺址出土

插圖三四：三牙壁 大汶口
文化 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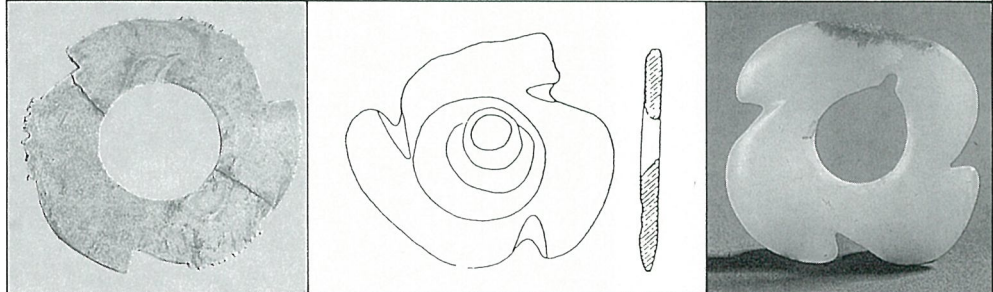
插圖三五：三牙壁 大汶口文化
膠縣三里河出土

插圖三六：三牙壁 京都大學
文學部藏 遼東四平山遺址出土



插圖三七：三牙壁 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遼東四平山遺址出土

插圖四三：環刃石器 新石器時
代晚期 遼東汪清百草溝出土



插圖三八：三牙壁
山東省滕縣里莊出土

插圖四〇：三牙壁
龍山文化 膠縣三里河出土

插圖四一：三牙壁 龍山文化
天津市文化局文物處藏

連璧、四連璧所組成，單孔璧非正圓形，長徑三·八、短徑三·四、孔徑一公分，雙連璧長徑七、寬三·八公分；四連璧長徑一〇、寬四·二公分；三種形式的環形玉器，其截面皆作緣刃，連璧之間切磨的「V」形缺刻，與紅山文化遺址所出之同類器相同，這種共通性證實了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北方系環形器之發展及於大汶口文化中。

大汶口遺址四十七號墓也是屬於晚期墓葬，出土一串由八件長方形大理石片組成的環形器，【註六九】其中有四件，為三穿孔的，（插圖三二）一件為兩個穿孔的，（插圖三三）這些穿孔器，與其看作三連璧或雙連璧，不如稱其為三孔石斧或雙孔石斧來得恰當，由外緣以及孔緣處斜磨成斜面，邊緣刻出三個連弧形，與上述所見的三連璧和雙連璧手法相同。對於尋找北方系連璧形制的淵源，提供了既定的線索，同時也再一次輔證歷來學者們所提出的，璧源於石斧的說法。

另有一種值得提出的環形器之變化型，即膠縣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遺址所出土的所謂「璇璣」，【註七〇】（插圖三四）本文稱之為「三牙璧」，【註七一】其製作過程一般認為是先切割出一圓餅形，再琢磨出三個缺刻，使露出三個凸齒，然後再鑽孔，拋光；【註七二】此一型器由其形制和磨製手法看，仍可視為北方系環形玉器之一類型，其截面呈長三角形，（插圖三五）缺刻的磨製方式則與雙連璧、三連璧同出一轍。而此型器在遼東地區的四平山也有發現，【註七三】現藏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四件，淡綠色玉質，屬於紅山系用玉的系統，其中的一件缺刻較淺，直徑四公分，（插圖三六）很明顯地尚保留環形玉器的原形，另二件齒刻較深，形狀變化亦較大。（插圖三七）

這類三牙璧，早年的考古學者均以其為龍山文化之物，【註七四】今依筆者對北方環形玉器所作的探討，其製作年代可能稍早，大約始於紅山文化，經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自遼東沿海地區延伸至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山東地區，至殷、周時代，此類器尚有製作，而龍山文化以及殷周器，則常在兩凸齒間加飾鉏牙。（插圖三八）

夏鼐先生曾作過牙璧的譜系圖，（參見插圖三九）由此圖清楚地看出夏氏所提出的璧衍生說的論證，此一見地頗為正確，然筆者由對北方系環形玉器的鳥瞰，認為其中有部分順位尚有待研究；四平山出土的牙璧共三件，其中刻較淺的，顯然保留較多環形器的母型，故就器型學上來看，四平山的可能早於膠縣三里河的，而膠縣三里河龍山文化層亦出土有牙璧，（插圖四〇）其形制風格與同遺址大汶口文化的風格同屬一系。婦好墓所出的一件（17），中孔圓而帶一突缺，此一中孔的

特殊優雅造型，也見於天津市文化局文物處藏的三牙璧，（插圖四一）同時也見於本院所藏的橢圓形壁上。（插圖四二）本院所藏者依其兩肩切割的情況觀之，可視為與雙連、三連璧之切割手法同，其時代和地區性應該可以確定，故婦好墓所出者應屬龍山文化之物，龍山文化以後廣泛加飾鉏牙，也構成其時代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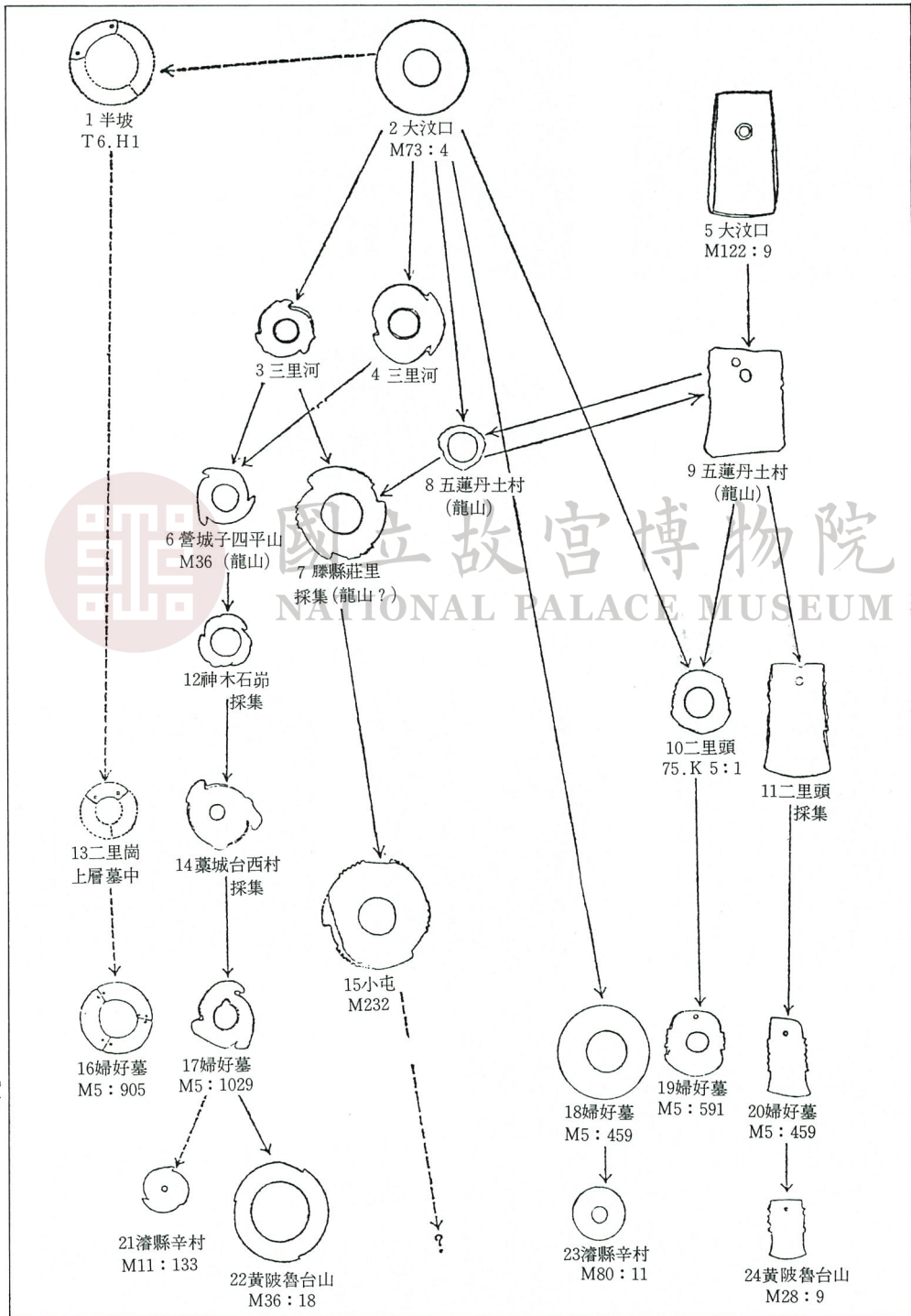
在目前紅山文化遺址中尚未見有牙璧出土例之情況下，我們的推測是：牙璧形器是屬於遼東沿海地區的文化產物，其發展的範圍，自遼東地區向南延伸至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區。此形器的基形仍是中心的環形，外刻飾牙，其造形的意念完全是屬於北方文化的傳統，遼東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有一種環刃石器的類型，（插圖四三）由外緣向肉截切出扇狀片，其形制是否直接給予牙璧的造型最原始的靈感？（註七五）此事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其外緣尖銳的牙也與紅山的勾形有異曲同工之妙，皆為狩獵民族共有的性格之具體表現。

大汶口遺址尚出土有一種稱為「琮」的象牙器，（註七六）（插圖四四）其形制依報告書上的線繪圖，似與遼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所出的凸緣環刃石器雷同，（插圖四五）也與後來在殷墟所發掘的凸緣璧相似，此型器雖非以玉材製作，然推測其來源仍是北方系工具武器性質之環形器，出土時位於人鎖骨下和肩部，可視為北方系環形器之另一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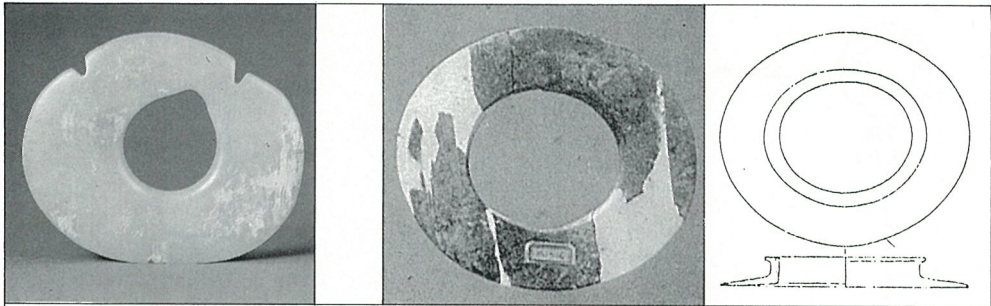
（六）北方環形玉器的餘波——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的環形玉器

陶寺正處於山西西南的所謂「夏墟」的範圍內，（註七七）一九七八年開始發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註七八）所呈現出來的文化面貌，既有黃河中游龍山文化的特色，卻有不同於河南、陝西地區龍山文化的遺存；故以其地方性類型來命名為「陶寺類型龍山文化」。（註七九）一九七八年秋季陶寺遺址I區的發掘，就已清理的一〇九座墓中，絕大多數是見不到有隨葬品，只有十七座有少量的玉、石、骨器，但不見陶器，這種情形令人想起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墓葬，亦有單隨葬玉器，尤其不混有陶器的特殊現象，（參見第三節表二）此一共通性值得注意。隨葬玉器的種類主要有鏹、琮、瑗、梳等，而以鏹為多見，其次是瑗、笄、梳、琮等；梳、笄出土時皆位於頭頂，琮在右側尺骨、撓骨上，瑗的位置則不定。（註八〇）

一九八〇年對III區的發掘，大型墓常有豐富的陪葬品，包括玉、石、陶、木等器；中型墓隨葬品通常一、二件，有五、



插圖三九：牙璧譜系圖 夏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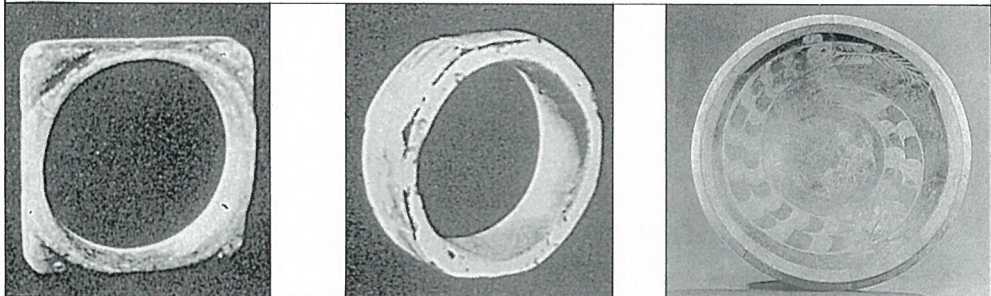
插圖四二：橢圓形璧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插圖四四：象牙琮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遺址出土



插圖四五：凸緣環刃石器 新石器
時代晚期 丹東石灰窯地下岩洞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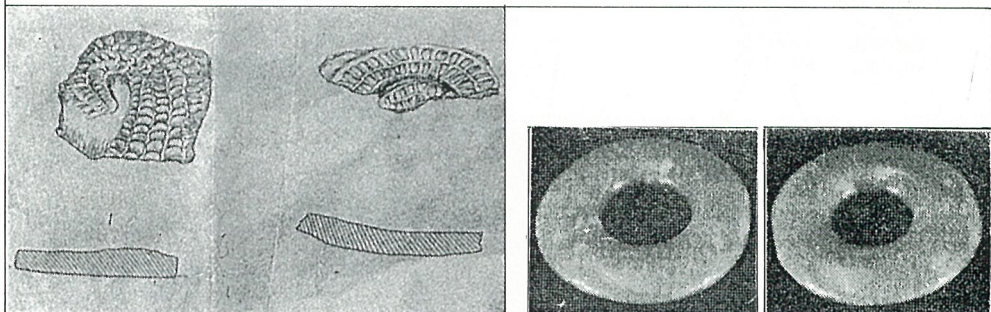
插圖四六：環形玉器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



插圖四七：琮
陶寺遺址出土

插圖四八：琮
陶寺遺址出土

插圖四九：彩陶盤 陶寺
類型龍山文化 陶寺遺址出土



插圖五〇：龍紋陶片 新石器時代早期
阜新查海遺址出土

插圖五七：素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件至十餘件的，仍以玉、石器為主，小型墓則單以玉、石器陪葬的為多；這些隨葬物出土時，梳、笄、頭飾皆發現於頭頂，琮或臂環仍是套在或放於手的尺骨、撓骨上，瑗在此區則多位於腹部右側，鉞在胸、腹、下肢上，或在骨架一側。【註八一】

表八：陶寺遺址出土的環形玉器

登錄號	直徑	孔徑	厚度	形制	色澤	截面形	出土位置	備註
M1309·3				肉內厚外薄 廓呈刀狀	輝綠間藍白		不詳	〈考古〉1980/1
M1232·1	11.3	5		肉內厚外薄 圓周呈不規則刀狀	淺灰間白		不詳	
採集品	13.2	6.8			豆青		不詳	
M1423·1	12.4	6.1		肉內厚外薄 圓周規整磨淡黃間褐色 呈圓刀狀				〈考古〉1983/1
M3015·3	3.6	1.9			白色			
M1411·1	13.8 13.3	6.8 6.5		體較厚圓 周不規整	青白色			

由以上的報導，再加以表八所整理出來的資料，不難看出陶寺遺址所出的環形玉器（插圖四六）之特色，有下述三點：（一）此時期出土的環形玉器以瑗為主，即肉與好的比例接近一；二，仍然保有相當成分的肉窄孔大的環之特色；（二）廓呈圓刀狀，肉內厚外薄，截面呈「」，與紅山的孔、外緣皆磨成刃狀，截面呈「」的稍有不同；（三）所出玉器的色澤較繁雜，推測其玉礦來源較廣，其玉工在選擇玉材的範圍較寬。

至於出土位置的檢討，則由於陶寺遺址的報告沒有作系統地詳實記錄，然由籠統的記述，知環形玉器的瑗，有出於腹部

右側的，如此則與紅山文化的璧若相符合；再者，上文提及其特色，雖有與紅山文化不同之點，然基本上仍有雷同之處；三者，前面也提及陶寺遺址有單以玉器隨葬的習俗，尤其是小型墓等；由這些事實推測，陶寺龍山文化類型在使用環形玉器的習俗上，有與紅山文化共通之處，因此實難否認陶寺文化中存在有來自紅山文化的因素。

陶寺遺址出有一琮，（插圖四七）外方內圓，出土時位於右臂尺、撓骨關節處，與大汶口遺址所出的象牙琮，（參見插圖四四）在形制和隨葬意義上皆有所不同，然卻與山東莒縣杭頭所出之方璧（參見插圖二七）近似。而陶寺另出一型琮，（插圖四八）外圓弧由四道豎溝分割成不等距八角形，出土位置不詳，然依其形制看，應也屬臂、腕飾物，今之考古工作者將此類器皆歸於「琮」類，然就當時人而言，則大概也視同環形器。至於插圖四七則似乎可以視為，由大汶口的方璧演變來的琮之雛形。

有關陶寺遺址墓葬隨葬玉器的情形，以及其所出環形玉器的形制，皆近於紅山文化所代表的北方系環形玉器風格，可知其有承自此一系統文化的因素；一九七八年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盤，內壁所繪的蟠龍圖案，（插圖四九）與一九九〇年在查海所出的陶片上的龍紋有共通之處，（插圖五〇）陶寺的此一龍紋，在查海未出土龍紋陶片之前，被認為是中原地區有關龍的圖案最早的標本。【註八二】



基於上述三點共通性，知陶寺類型龍山文化與北方系文化有密切關係。有關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的上承問題，目前的焦點均集中在對仰韶文化三里橋類型的討論上，【註八三】而其後繼文化，則有不少學者努力於尋找其與夏文化的關係，【註八四】然誠如前文所述，其遺址是位於所謂「夏墟」的範圍內，故與夏文化關係的探討將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

在結束北方系統環形玉器之論述前，順便一提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問題，一九七四年在遼寧敖漢旗小河沿的發掘，【註八五】推測遼西地區三個原始文化的發展順序依次是：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已是北方地區青銅時代考古的重要課題；【註八六】然近年來在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遺址所出的一批玉器，也證實了其與紅山文化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尤其是圓角方璧的出現。【註八七】而目前尚有一些學者認為小河沿與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間，尚存在缺環，然若由大甸子遺址出土之玉器風格來看，夏家店下層與紅山文化之間也可建立傳承的關係，加以近年來在牛河梁紅山

文化遺址也發現鍊銅的坩鍋殘片，以及銅礦等事實，【註八八】更使這三個文化的關係密切銜接著。

(七) 結論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發掘之後，由於受到各界的關注，已顯然形成了一門新的「牛河梁紅山學」；【註九一】于志耿先生在一些隨筆中，推論牛河梁女神廟為「女媧廟」，猜測中國最古老的開天闢地神話是起源於北方，而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可能是近二、三年發掘的牛河梁轉山高臺遺址，【註九二】不管這些推測是否正確，然北方近一、二十年來的發掘，的確有驚人的收穫，對研究中國古文明的誕生之學者而言，有極為重大的意義。郭大順先生在「文明發端，玉龍故鄉」的短文中，闡述查海遺址所出龍紋陶片，在以龍作為象徵的後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註九三】對於北方環形玉器的探討，是筆者進入此一區域文化的敲門磚，諸多學者的見解給予筆者不少的啟發。

紅山文化在環形玉器的製作、表現上，可以作為北方系環形玉器的典型，其重要的特色之一，是由孔緣與外緣向肉上磨出斜面，而使外、孔緣成刃狀，肉上起稜，兩稜間或成平臺，或作隱溝，截面呈形，此一特色正好與長江下游區的河姆渡—馬家浜—崧澤—良渚等文化所代表的南方系環形玉器，其外、孔緣成垂直壁，截面成狀成對比。（參見表一）

特色之二是，以環形作為基型，進行多樣性變化的器形產生，如雙連璧、三連璧、橢圓形璧、三牙璧、獸形玦、勾雲形器等；其磨製手法基本上皆屬環形器；这也反映了此一地區的先民有活潑的想像力，以及對環形玉器的重視和喜愛。其與南方系環形玉器所表現的嚴謹、穩實風格形成對比。【註九四】而在南、北系環形玉器的形制風格差異之背後，似乎隱藏著創作意念和使用意義的不同之事實，北方系環形玉器無論是作為臂、腕飾用的環，或置於胸前、腰側的璧，相信皆非單純的裝飾器，他仍然是背負著先民不周全的宇宙觀，以及對生命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又與其地理環境、生活方式有密切的關係。

紅山文化就目前已發掘的遺址，其涵蓋的範圍甚廣，以西拉木倫河（又稱西遼河）為主，旁及南側的支流老哈河、教來河，北側的查干木倫河、烏爾吉木倫河，【註九五】基本上是一個農、獵交雜的經濟文化區，【註九六】此一文化區本身不像黃河、長江中、下游的農業區，擁有較穩定的人口以及經濟，對於文化傳統的延續較能掌握；新石器時代在此一地區起起落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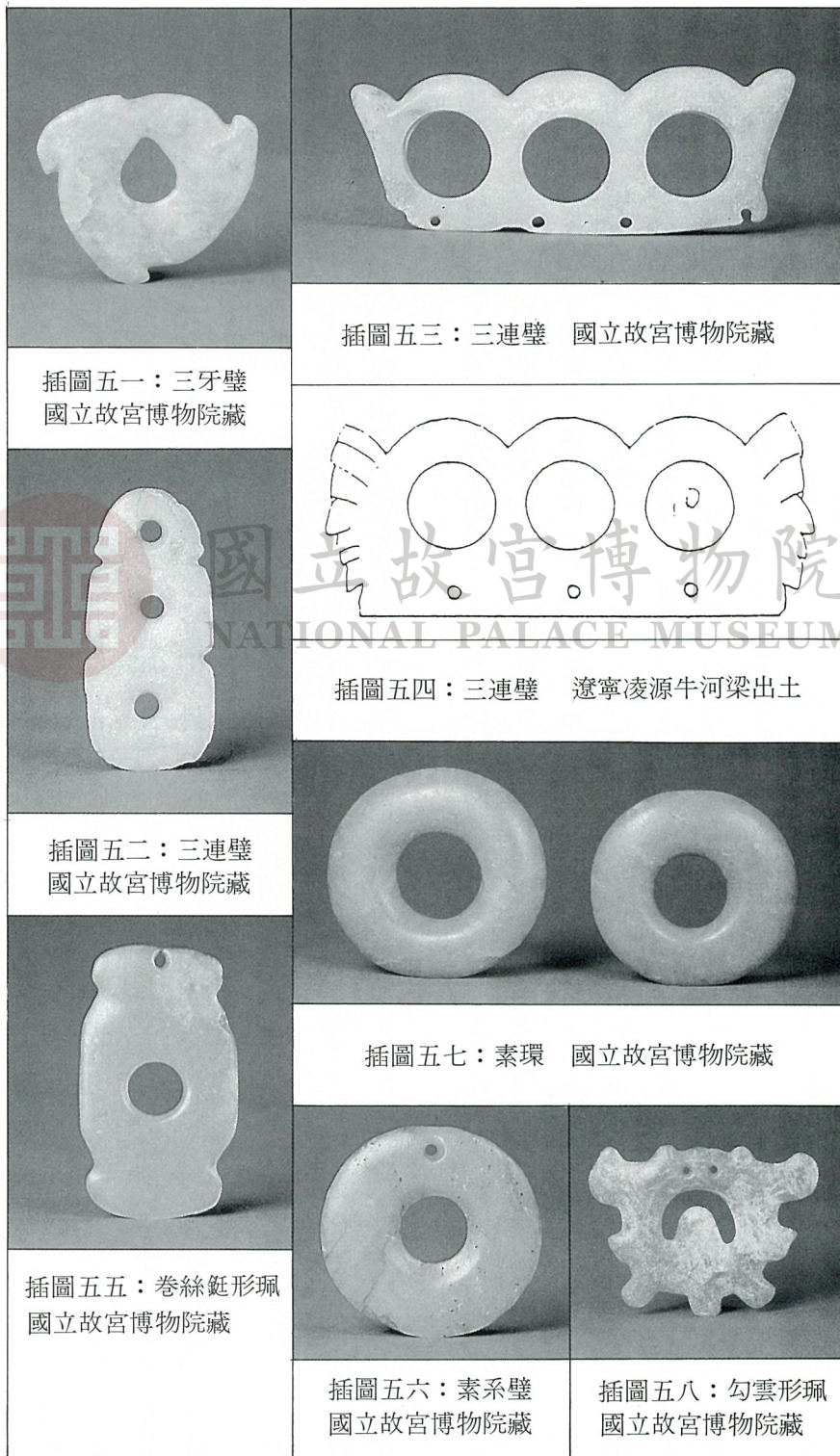
的文化，據目前所知已有近十個之多，諸如興隆窪、趙寶溝、富河、紅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層等等文化，【註九七】其間的關係頗為複雜，常常在兩個時間或空間鄰接的文化間，看不出有直接的文化傳承關係，然卻存在著內在的連繫性以及地區共同的特質，此一現象本身也說明了此一地區的文化本質。【註九八】而就玉器的發展而言，紅山文化所展現的玉作成就，也是空前絕後的。

如今我們對紅山文化的了解，除了有祭壇、女神廟、積石塚外，尚有玉器、石器、陶器等的製作，雖然不少學者對其在玉器製作上的表現寄予莫大的期望，相信他們已經脫離狩獵的生活方式，而進入農耕的社會形態，然筆者依其玉作的題材看，仍然傾向於認為他們依然過著一種以狩獵、游牧為主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對手無寸鐵的先民而言，實際上是一場與自然的鬥爭，長期與自然的對抗已經鍊成一種攻擊性、防衛性極強的機動性格，表現在環形玉器上，則是典型的緣刃形環形器。而此一特性正不止是屬於紅山文化的，他是整個北方的共同性格。上述的特色也出現在稍北的黑龍江亞布力遺址、杜爾伯特文化中，證實兩地區之文化也屬於，以紅山文化為中心的北方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北方系環形玉器發展的南限是大汶口文化區，大汶口文化遺址地處於新石器時代南、北系文化的交匯處，故其文化形態呈現一種南北交揉雜混的現象，環形玉器的風格也不例外，例如北方環形玉器不管是外緣或孔緣皆是緣帶刃；而大汶口文化使用的環形玉器，雖也帶刃，卻只出現在外緣；大汶口文化在使用環形玉器的方式上有獨特的表現，尤其將大小不同的環形玉飾組成頭飾或頸飾，開創後代使用系璧或組玉配飾的先河。【註九九】

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的問題尚多，然就其出土的環形玉器以及隨葬玉器的情形來看，推測此一文化所發展出來的環形玉器，有來自於紅山文化等北方系文化的影響，而在往後筆者即將探討的，西北地區環形玉器的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此留待後言。

商周以後，由於王朝的發展中心在黃河流域，春秋戰國之後更有逐漸南移的趨勢，環形玉器的發展，在南北因素混合的後代環形玉器中，北方因素顯然居於弱勢；此中原因頗值探討。是否與新石器晚期的良渚文化曾有過非凡的「璧琮文化」的發展有關，尚有待探討。



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方系之環形玉器

橢圓形珮（插圖四二），直徑七·五三×六·一八、孔徑二·四九×二·八六、厚〇·五五×〇·一一公分；黃綠色玉質，微帶淺褐色絲紋和白縞，半透明。橢圓形帶中孔，中孔上方偏左微凸缺，呈墜膽狀；外緣圓薄，孔緣磨飾渾圓，上側對稱地各切刻一個V字形缺，製作精緻，表面光素溫潤。此器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其中孔呈墜膽狀，一般以為是長期繫帶所造成的磨損痕跡，然筆者推測，還是作者者有意的變化，類似這樣的中孔，在天津市文化局文物處亦收藏有一件，（參見插圖四一）是北方系風格之環形玉器的一種變形，時代可能稍晚於紅山文化。

三牙璧（插圖五一），最長五·五五、孔徑一·三八×一·六七、厚〇·四×〇·一八公分；綠色泛白玉質，有灰褐色雜斑和白縞，半透明。全器為圓形帶中孔，環周緣刻出三個牙，每個牙的大小、形狀不一；中孔作墜膽狀，與上述之珮的中孔同；中孔緣、外緣均磨飾圓薄，表面光素溫潤。牙璧的造型推測是遼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特有的，其也屬北方系環形玉器的一種變體。

三連璧（插圖五二），長七·〇六、最寬三·一九、厚〇·四四×〇·〇五公分；瑩白色玉質；散布有白縞，半透明；全器略成上小而圓，下大而方的長板狀，由上而下等距離鑽三個大小相同的中孔，兩孔之間，由兩側外緣切刻V字形的缺；中孔緣、外緣均磨飾如刃；全器一面較平整，另一面微鼓。表面光素。是典型北方系環形玉器之一變體。

三連璧（插圖五三），最長七·三五、寬二·七七、厚〇·七六×〇·一公分；牙白色玉質，一端有黑絲紋斑，半透明。全器為三個環橫排，兩側斜突作半葉形，上厚下薄，下緣邊鑽有四個並排的小穿，皆為單面鑽；三個環中孔圓整，孔壁微內窪。表面光素，一端較溫潤，另一端局部蝕化，因此看來較澀。此器與圖一九（左）遼寧凌源三官甸子所出的三連璧近似，然可能與牛河梁出土的三連璧（插圖五四）更近似。

卷絲鋌形珮（插圖五五），長六·八五、寬三·九、厚〇·三六×〇·〇八公分；淡綠色玉質，有淺褐絲紋沁和白縞，半透明。全器成卷絲鋌形帶中孔，上端有一小穿，穿孔為單面鑽；外、孔緣均磨飾；表面光素溫潤。

素系璧（插圖五六），直徑四·八二×四·六二、孔徑一·四四、厚〇·五一~〇·一一公分；黃綠色玉質，有褐絲斑紋，半透明。非正圓，外、孔緣兩面磨薄，一端有「小穿，單面鑽孔。表面光素溫潤。是典型的北方系環形玉器。

素環（插圖五七），一對，直徑分別為八·九、八·一六公分，孔徑分別為三·三七、二·八九公分，厚度一·五七~〇·一四、一·四六~〇·一二公分；綠色玉質，雜布灰褐色斑紋和白縐，半透明。略成橢圓形，中孔正圓，厚重，肉中厚而內、外緣均磨成圓弧；兩件形制、大小幾近雷同。表面光素溫潤。

勾雲形珮（插圖五八），最長八·〇九、最寬六·〇二、厚〇·五四~〇·一公分；淡綠色玉質，雜布白絲紋斑，形似龜游水，中央鏤空作半環形，上端有二小穿，皆為單面鑽孔；環外緣突伸七個勾雲形，兩兩左右對稱，兩面隨著形狀，磨出淺的隱溝。表面光素溫潤。此勾雲形珮亦屬北方系環形玉器的一變體。

註釋

【註一】：王海龍、何勇1992

【註二】：李永憲、霍巍1990

【註三】：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Frazer J. G.）在其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書中記載，有一些未開化民，基於一種巫術觀念，認為環形器會阻礙神靈的出入，因此在舉行儀式時不能帶環形器，而正面的說法則是，可以防止人的靈魂離開，故死人帶了手鐲、指環、耳環則可令其靈魂不至於離開，有利於人的復活。Frazer J. G. 1991

【註四】：云翔1986 頁540

【註五】：作為配戴用之環形器，據李永憲、霍巍的調查研究，依目前的考古出土資料顯示，自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間，環形器的使用尤以北方為盛；作為工具武器類之環形器，據云翔的調查研究，仍以北方尤其是東北地區為早。

【註六】：一九九〇年阜新查海出土的玉器，經閩廣鑑定均屬真玉，是目前發現最早使用真玉的文化遺址，其年代距今七、八千年。

【註七】：《中國文物報》1990/2.8記載，出有四件玦，是帶缺口的環形玉器，可以說是中國環形玉器的濫觴。1992/1.31刊出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出土兩件玉玦。

【註八】：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其時代與查海大約同時或稍晚，亦出土有帶缺環形器，然其使用的材質，經鑑定非真玉類，若依本文對「玉」的定義，石之美者而言，則也包括在本文討論的範圍。

【註九】：昂昂溪遺址：黑龍江省博物館1974

新開流遺址：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1979

亞布力遺址：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

【註一〇】：左家山遺址：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1989

元寶溝遺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9

【註一一】：查海遺址：魏運亨、卜昭文1990

小珠山遺址：遼寧省博物館1981

紅山遺址：參見表二備註欄

小河沿遺址：遼寧省博物館1977

夏家店下層遺址：全右

【註一二】：興隆窪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5

趙寶溝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8

富河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64

【註一三】：磁山遺址：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1977

裴李崗遺址：開封地區文管會等1978

【註一四】：陶寺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1980

【註一五】：黃宣佩1982 頁151

【註一六】：就目前良渚所出玉器的類型，仍不乏動物造型者，例如龜、鳥等，參見《良渚文化玉器》等書；而北方遼西紅山文化，也出土不少璧、環、鐲等環形器。

【註一七】：秋山進午1989

【註一八】：池田末利1989 頁411



- 【註一九】：郭大順、張克舉1984 俞偉超1984 孫守道、郭大順1986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
- 【註二〇】：郭大順1993
- 【註二一】：聞廣1990
- 【註二二】：魏運亨、卜昭文1990
- 【註二三】：全註一一
- 【註二四】：《中國文物報》1992/12·3
- 【註二五】：有關白音長汗遺址的發掘，目前尚未正式發表，然薛志強1993「紅山諸文化與中華文明」一文中已提及：「1993年8月在內蒙古赤峰市召開的「中國北方古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時，筆者在東部工作站見到了此一批玉器。」
- 【註二六】：田廣林1993作如是說「大體說來，興隆窪文化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即主要分布在西拉木倫河流域的白音長汗類型，老哈河、教來河流域的興隆窪類型，以及醫巫閭山以西、大凌河一帶的查海類型。」
- 【註二七】：時代比查海文化稍晚，在長江流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時代再晚的有馬家浜、崧澤等文化，此一代表南方系統的文化，所出的環形玉器之截面大多呈長方形或圓角方形，詳見拙作《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二》（楊美莉1993c）
- 【註二八】：楊美莉1993g
- 【註二九】：有一種說法，認為玦是一種絞繩成股時使用的工具，今已不確知其出處了。
- 【註三〇】：尹達1979 頁143-146 卞遵謙1958
- 【註三一】：一九七三年阜新胡頭溝遺址出土之玉器，以及一九八一年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出土之玉器，皆系採集品。（參見本文表二）
- 【註三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
- 【註三三】：全註一七頁16
- 【註三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5
- 【註三五】：嚴文明1987
- 【註三六】：魏運亨、卜昭文1990
- 【註三七】：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
- 【註三八】：郭大順、張克舉198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註三九】：李恭篤1986 頁497-510
- 【註四〇】：方殿春、劉葆華1984 頁1-5
- 【註四一】：巴林右旗博物館1987
- 【註四二】：何賢武1987 高美璇1989 也由紅山文化的墓葬結構、葬式、葬俗而作了同樣的推論。
- 【註四三】：全註三七
- 【註四四】：孫守道、郭大順1986 頁22
- 【註四五】：依〈爾雅〉「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然一般考古工作者並不嚴格依據此一規則，且實際遺物亦少有完全合乎於此者，故大多泛指肉窄孔大者為「環」，肉寬孔小者為「璧」。
- 【註四六】：楊美莉1993a
- 【註四七】：汪遵國1984 頁25
- 【註四八】：飯島武次1990
- 【註四九】：濱田耕作1942 根據飯島武次1990 頁372所引用
- 【註五〇】：霍巍、李永憲1992
- 【註五一】：全註四六
- 【註五二】：楊美莉1993b
- 【註五三】：夏鼐1981
- 【註五四】：于志耿1990
- 【註五五】：楊美莉1993c
- 【註五六】：楊美莉1993e
- 【註五七】：註二五提及的討論會中，筆者也親自到過牛河梁工作站，見過此一類型之器。
- 【註五八】：于建華1992 頁11-18
- 【註五九】：依蘭倭肯哈達洞穴遺址：李文信1954
烏裕爾河大橋遺址：于鳳閣1982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刀背山遺址：武威克、劉煥新、常志強1987

亞布力遺址：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

杜爾伯特李家崗遺址：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博物館1991

【註六〇】：李文信1954 頁70-71

【註六一】：于鳳閣1982 頁57

【註六二】：于中航1981 頁29

【註六三】：山東省博物館1981 頁14

【註六四】：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等1979

山東省博物館196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1964

山東省博物館、日照縣文化館東海峪發掘小組1976

臨沂文物組1975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縣博物館1988

王思禮195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山東省濰坊地區藝術館1985

【註六五】：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縣博物館1988 頁1059

【註六六】：于中航1981 宋兆麟1981 陳國強1981 胡順利1981 于中航1981 黎家芳1981

【註六七】：霍巍、李永憲1992 頁65

【註六八】：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

【註六九】：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1974 頁97-98

【註七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8 頁44



- 【註七一】：牟永抗、雲希正編「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頁43 稱此形制者為「三牙璧」，早先夏鼐（夏鼐1984）論及「璇璣」之名稱不適，其器本身與天文儀器無關，是璧的衍生形制之一，並改名為「三牙玉璧」或「牙璧」，此處筆者採用「三牙璧」，也合乎題旨。
- 【註七二】：全註七〇 頁42
- 【註七三】：關野雄1966
- 【註七四】：關野雄1966 濱田耕作1925
- 【註七五】：云翔1986 遼東汪清百草溝出土有此型器。
- 【註七六】：全註六二 頁102
- 【註七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1983 頁42
- 【註七八】 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1980
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1983
- 【註七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1983 頁30
- 【註八〇】：全註七八 a 頁29-30
- 【註八一】：全註七八 b 頁35
- 【註八二】：全註七八 b 頁37
- 【註八三】：全註七八 a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9 頁1111
- 【註八四】：張長壽1986
- 【註八五】：遼寧省博物館等1977
- 【註八六】：張忠培1986 頁187
- 【註八七】：同註二五提及的討論會中，承社科院的劉觀民先生惠予筆者，看了大甸子夏家店下層出土的玉器幻燈片，故知夏家店下層文化確實與紅山文化有直接的關係。大甸子遺址發掘報告尚未發表。
- 【註八八】：同註二五提及的討論會中，孫守道在大會中報告，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有坩鍋殘片以及銅礦。（孫守道1993）
- 【註八九】：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9 頁36
- 【註九〇】：楊美莉1993b

【註九一】：孫守道1990

【註九二】：李宇峰1984 頁20-21 于志耿1990 頁4

【註九三】：郭大順1993

【註九四】：南方環形玉器的發展期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所出之環形玉器皆屬大型璧，（直徑十五—二十五公分不等）造型厚重穩實，一般相信是做為儀式用之器。

【註九五】：劉觀民1987 頁1

【註九六】：劉觀民1993 佟柱臣1993 劉先生稱此一地區是農牧交雜區，佟先生則認為內蒙古陰山脈在新石器時代不是游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接觸地帶，而是狩獵經濟與農業經濟的接觸帶。筆者由其出土玉器來看，也認為其地區有濃厚的狩獵文化色彩。

【註九七】：赤峰市紅山區地方志辦公室、赤峰市紅山區文化局1993

【註九八】：全註九七

【註九九】：系璧是懸掛於腰帶左右的串飾，一般是以珥為之，「珥」依《說文》是「石之次玉者」，即是以次於玉之石材所作的佩飾器。西周以降，流行以大璧之鑽心作成小型璧，稱之為系璧；若依江陵武昌義地6號墓所出之木俑佩玉的例子，（江陵縣文物局1989）則知系璧是組玉佩之一，與其它玉飾串起來使用的，由此一使用方式來看，大汶口之小型璧可以視為組玉佩之濫觴。

參考書目

- 于中航1981 《大汶口文化和原始社會的解體》 收錄於《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 齊魯書社 濟南
- 于志耿1990 《關於牛河梁之行的通信》《北方文物》1992/3 頁3-7
- 于建華1992 《黑龍江省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玉器及相關問題》《北方文物》1992/4 頁11-18
- 于鳳閣1982 《依安縣烏峪爾河大橋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黑龍江文物叢刊》1982/2 頁56-58
- 大西克禮1988 《東洋的藝術精神》 弘文堂 東京
- 云翔1986 《我國發現的環形石器及相關問題》《考古》1986/6 頁535-546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縣博物館1988 《山東莒縣杭頭遺址》《考古》1988/12 頁1057-1071
-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濟南市博物館1974 《大汶口》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山東省博物館1981 《談談大汶口文化》 收錄於《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 齊魯書社 濟南
- 山東省博物館1963 《山東滕縣崗上村新石器時代墓葬試掘報告》《考古》1963/7頁351-361
-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 《鄒縣野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山東省博物館、日照縣文化館東海峪發掘小組1976 《一九七五年東海峪遺址的發掘》《考古》1976/6頁378-382
- 文物編輯委員會1990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文物編輯委員會1979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方殿春1991 《阜新查海遺址的發掘與初步分析》《遼海文物學刊》1991/1
- 方殿春、劉保華1984 《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文物》1984/6頁1-5
- 楊虎、劉國祥1992 《興隆窪聚落遺址發掘獲碩果》《中國文物報》1992/12.3
- 中國考古學會1979 《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8 《膠縣三里河》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4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1983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1頁30-42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1980 《山西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0/1頁18-3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省濰坊地區藝術館1985 《濰縣魯家口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5/3頁313-35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1979 《山東兗州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9/1頁5-1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7 《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87/6頁481-50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5 《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5/10頁865-874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2 《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2頁183-198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59 《廟底溝與三里橋》 科學出版社 北京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隊1964 《山東曲阜西夏侯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2頁57-106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88 《內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號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1頁1-6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1964 《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4/1頁1-5

-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9 〈內蒙古察右前旗廟子溝遺址考古紀略〉《文物》1989/12 頁29-39
- 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1963 〈內蒙古敖漢旗孟克河上游的遺址調查〉《考古》1963/10 頁525-528
- 巴林右旗博物館1987 〈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調查〉《考古》1987/6 頁507-518
- 王思禮1959 〈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考古學報》1959/4 頁17-30
- 王海龍、何勇1992 〈文化人類學歷史導引〉 學林出版社 上海
- 尹達1979 〈新石器時代〉 三聯書店 北京
- 田廣林1993 〈西遼河地區的早期文化傳播〉 1993年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之論文
- 池田末利1989 〈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 頁407-412
- 江陵縣文物局1989 〈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3 頁62
- 牟永抗、雲希平1992 〈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 河北美術出版社 石家莊
- 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1989 〈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2 頁189-212
-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9 〈吉林農安縣元寶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考古》1989/12 頁1067-1075
- 《考古》 期刊編輯部1979 〈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及有關問題的討論綜述〉《考古》1979/1 頁33-36
- 赤峰市紅山區地方志辦公室、赤峰市紅山區文化局1993 〈紅山文化〉 中國文史出版社 北京
- 李文信1954 〈依蘭倭肯哈達的洞穴〉《考古學報》1954第七冊頁61-76
- 李永憲、霍巍1990 〈我國史前時期的人體裝飾品〉《考古》1990/3 頁255-265
- 李宇峰1984 〈遼寧建平縣紅山文化考古調查〉《考古與文物》1984/2 頁18-22
- 李恭篤1986 〈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考古》1986/6 頁497-510
- 宋兆麟1981 〈我國私有制出現的重要例證——對大汶口遺址隨葬制度的剖析〉 收錄於《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 頁61-68 齊魯書社 濟南
- 汪遵國1984 〈良渚文化「玉殮葬」述略〉《文物》1984/2 頁23-36
- 呂遵諤1958 〈內蒙赤峰紅山考古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58/3 頁25-40
- 何賢武1987 〈從紅山文化的最新發現看中國文明的起源〉《遼寧大學學報》1987/4 頁70-72
- 何賢武1986 〈試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經濟與社會性質〉《遼寧大學學報》1986/2 頁19-23

- 佟柱臣1993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經濟起源及其物質文化比較》《社會科學戰線》1993/3
- 林華東1992 《河姆渡文化初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
- 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州縣博物館1991 《黑龍江省杜爾伯特李家崗新石器時代墓葬清理簡報》《北方文物》1991/2 頁9-12
- 武威克、劉煥新、常志強1987 《黑龍江省刀背山新石器時代遺存》《北方文物》1987/3 頁2-5
-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4 《青海柳灣》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1977 《河北磁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考古》1977/6 頁361-372
- 孫守道1993 《由牛河梁發現的甘鍋談北方青銅文化的起源》1993年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之論文
- 孫守道1990 《關於牛河梁之行的通信》《北方文物》1992/3 頁3-7
- 孫守道、郭大順1986 《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86/8 頁18-24
- 俞偉超等1984 《座談東山嘴遺址》《文物》1984/11 頁12-21
- 秋山進午1989 《紅山文化と先紅山文化——赤峰紅山考古、其(一)》《古史春秋》第五輯 頁2-26
- 高美璇1989 《試論紅山文化墓葬》《北方文物》1989/1 頁25-32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1978 《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1 頁39-94
- 夏鼐1984 《所謂玉璫璣不會是天文儀器》《考古學報》1984/4 頁403-412
- 夏鼐1981 《碳-14測定年代和大汶口文化》 收錄於《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 頁1-12 齊魯書社 濟南
- 張忠培1986 《夏家店下層文化研究》 收錄於《中國北方考古文集》 頁187-206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張忠培1986 《夏家店上、下層文化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 收錄於《中國北方考古文集》 頁207-208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張長壽1986 《陶寺遺址的發現和夏文化的探索》 收錄於《文物與考古論集》 頁110-113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陸思賢1993 《紅山文化裸體女神像的神話考察》《文藝理論研究》1993/3 頁79-84
- 郭大順1993 《文明發端 玉龍故鄉》《中國文物報》1993/1.3
- 郭大順、張克舉1984 《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文物》1984/11 頁1-11
- 黃宣佩1987 《略論我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四期 頁150-170
- 開封地區文管會等1978 《河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78/2 頁73-79

- 飯島武次1991 《中國新石器文化研究》 山川出版社 東京
-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1979 《密山縣新開流遺址》《考古學報》1979/4 頁491-518
-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 《黑龍江尚志縣亞布力新石器時代遺址清理簡報》《北方文物》1988/1 頁2-7
- 黑龍江省博物館1974 《昂昂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考古》1974/2 頁99-108
- 楊美莉1993g 《中國古代玦的發展與演變》《故宮學術季刊》11: 1(1993/秋)
- 楊美莉1993f 《中國古代環形玉器的發展(上)》收錄於《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玉器篇二》 頁199-271 國立故宮博物院 台北
- 楊美莉1993e 《夙荷前規 方傳景祚》《故宮文物月刊》1993/12
- 楊美莉1993d 《鋪案承道訣 牙璧啟璇璣》《故宮文物月刊》1993/11
- 楊美莉1993c 《以日月為連璧 星辰為珠璣》《故宮文物月刊》1993/10
- 楊美莉1993b 《卷雲山緞織翠石水磷磷》《故宮文物月刊》1993/9
- 楊美莉1993a 《繫臂琅玕虎魄龍 射魅辟邪除群凶》《故宮文物月刊》1993/5
- 楊學芹、安琪1990 《民間美術概論》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北京
- 聞廣1990 《中國古玉的研究》《建材地質》1990/2 頁2-10
- 劉觀民1993 《紅山后發掘以來赤峰地區考古發現中提出的問題與認識》1993年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之論文
- 劉觀民1987 《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區域的變遷》收錄於《考古學文化論集1》 頁48-57
- 劉素俠1993 《紅山文化西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1993年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之論文
- 霍巍、李永憲1992 《關於琮、璧的兩點論議》《考古與文物》1992/1 頁60-66
-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 《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塚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8 頁1-17
- 遼寧省博物館1981 《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1 頁63-110
- 遼寧省博物館等1977 《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文物》1977/12 頁1-22
- 學習1993 《丁村新石器時代遺存與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的關係》《考古》1993/1 頁52-59
- 濱田耕作(青陵)1925 《有竹齋藏古玉譜》 東京
- 薛志強1993 《紅山諸文化與中華文明》1993年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之論文

- 魏運亨、卜昭文 1990 《阜新查海出土七八千年前的玉器》《中國文物報》1990/2.8
- 臨沂文物組 1975 《山東臨沂大范莊新石器時代墓葬的發掘》《考古》1975/1 頁 13-22
- 關野雄 1966 《世界考古學大系 5》平凡社 東京
- 蘇秉琦 1986 《遠西古文化古城古國——兼談當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點或大課題》《文物》1986/8 頁 41-44
- 嚴文明 1987 《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3 頁 38-50
- Frazier, J. G. The Golden Bough, 《金枝》汪培基譯 久大文化、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
- Laufer, Berthald 1874 Jade :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South Pasadena, P. D. & Ione Perkins, 1946
- Pearson, Richard 1988 "Chinese Neolithic burial patterns : problems of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Early China Vol. 13 (1988) PP. 1-45
- Wu, Hung 1990 "A great beginning ancient Chinese jades and the origin of ritual ar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Mu-fei Collection, London : Bluett & Sons

圖版來源

- 插圖一 《中國文物報》1990/2.8《遠海學刊》1991/1 頁 30
- 插圖二 《中國文物報》1992/12.3
- 插圖三 《考古學報》1978/1 頁 53.87
- 插圖四 《中國文物報》1993/1.3
- 插圖五 《文物》1986/ 頁 11《考古》1986/6 頁 500《文物》1984/6 頁 3
- 插圖六 《文物》1986/ 頁 11《考古》1986/6 頁 500
- 插圖七 《殷墟玉器》圖版 7
- 插圖八 南港中央研究院藏青玉璧編號R8857.2
- 插圖九 《文物》1986/8 頁 12
- 插圖一〇 《文物》1986/8 頁 11-13《考古》1986/8 頁 500
- 插圖一一 《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圖版 24
- 插圖一二 《文物》1986/8 頁 12
- 插圖一三 《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圖版 7
- 插圖一四 《文物》1984/6 頁 4
- 插圖一五 《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圖版 5
- 插圖一六 同右 圖版 6
- 插圖一七 《中國美術全集—玉器編》圖版 7
- 插圖一八 《考古》1987/6 頁 517
- 插圖一九 左《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圖版 23 《考古》1986/6 頁 501
右《考古學報》1978/1 頁 60
- 插圖二〇 《北方文物》1992/4 頁 12
- 插圖二一 《大汶口》圖版 96-1
- 插圖二二 《黑龍江文物叢刊》1982/2 頁 58
- 插圖二三 《北方文物》1988/1 頁 5

- 插圖二四 〈北方文物〉1991/2 頁12
 插圖二五 同右
 插圖二六 〈北方文物〉1987/3 頁5
 插圖二七 〈考古〉1988/12 頁1061
 插圖二八 〈鄒縣野店〉頁94
 插圖二九 〈大汶口〉頁96 鄒縣野店 頁94-95
 插圖三〇 〈考古學報〉1985/3 頁317 圖版2
 插圖三一 〈鄒縣野店〉彩版1
 插圖三二 〈大汶口〉頁97
 插圖三三 同右
 插圖三四 〈膠縣三里河〉圖版16
 插圖三五 〈膠縣三里河〉頁44
 插圖三六 〈世界考古學大系5〉頁75
 插圖三七 同右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插圖三八 〈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圖版42
 插圖三九 〈考古學報〉1984/4 頁406
 插圖四〇 〈膠縣三里河〉頁88
 插圖四一 〈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圖版52
 插圖四二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插圖四三 〈考古〉1986/6 頁356
 插圖四四 〈大汶口〉頁102 圖版94-1
 插圖四五 〈考古〉1986/6 頁536
 插圖四六 〈考古〉1983/1 頁38 圖版4
 插圖四七 〈考古〉1980/1 圖版6
 插圖四八 同右
 插圖四九 〈考古〉1983/1 圖版4
 插圖五〇 〈中國文物報〉1993/1:3
 插圖五四 〈五〇〇〇年前的神秘王國〉頁30

《故宮學術季刊》更動啟事

本刊自十二卷一期，八十三年秋季號起作下列三項更動：

- (一) 增加篇幅約為六〇頁，以刊載六篇論文為原則。
- (二) 增刊論英文提要、中、英文關鍵詞及英文目次。
- (三) 增刊作者英文姓名及服務機構。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Neolithic Ring-shaped Jades of the Northern Classification

Mei-li Ya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e present article, the so-called "ring-shaped jades," are jade objects which are flat, round, and have a hole drilled through the center; they include such type forms known as the *pi* [璧], *huan* [環], *yüan* [瑗], and *tso* [鐏]. The origin of the use of ring-shaped jades in China began very early, at approximately the end of the early Neolithic period (ca. 6000 B. C.), and the appearance of ring-shaped jades (with an opening on one side) in the northern Ch'a-hai [查海] culture and southern Ho-mu-tu [河姆渡] culture indicate the source of such jade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ring-shaped jades had already revealed several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appearance. The background for these distinctions lies in the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existence and universe, and the life styles of the members in these cultures.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ing-shaped jad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north (especially the Liao-hsi [遼西] area, which includes Liaoning [遼寧], Heilungkiang [黑龍江], and Inner Mongolia), as a means of further understandi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rn neolithic culture. The 1990 excavation of the site at Fu-hsin ch'a-hai [阜新查海] and the 1992 excavation of the site at Hsing-lung-wa [興隆窪] unvei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northern ring-shaped jades. Excavated at Ch'a-hai, ring-shaped jades with an opening on one side were cut in such a way that their side view appears triangular with an angled body. This kind of ring-shaped jade with a knife-like edge later becam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orthern ring-shaped jade type.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s 七三 through 一一七.

The Hung-shan [紅山] culture (ca. 3500-3000 B. C.) followed the Ch'a-hai culture, and major advances were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ing-shaped jade type. In the past 20 years or so, the features of the Hung-shan culture have become much clearer owing to the abundant finds at the excavation of Hung-shan culture si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of Hung-shan culture ring-shaped jades has also become even more concrete and clear. The ring-shaped jades which come from the Hung-shan culture reveal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 1) knife edges; the production methods of knife-edged ring-shaped jades involved angling the inner and outer edges of the ring jade to form sharp with the center surface also sometimes indented, to form a side view approximating " ".
- 2) Variations of the ring-shaped jade type; in addition to flat *huan* with large holes and thick *pi* with small holes, variations of ring-shaped jades that have been excavated include double-pi, triple-pi, creature-masked edges, *chüeh*, and hooked cloud-shaped objects.

The energy and effort put into the production of ring-shaped jades in the Hung-shan culture testify to the affection and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m by the people who used them.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found in the ring-shaped jades of the Hung-shan culture can also be foun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ring-shaped jades of the Ya-pu-li [亞布力] and T'u-erh-po-t'e [杜爾伯特] cultures of Heilungkiang. This phenomenon is evidence that substantiates the notion that ring-shaped jades of the Hung-shan culture undoubtedly are typical of the northern classification of ring-shaped jades.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ring-shaped jades can be found among the jades of the Ta-wen-k'ou [大汶口] culture of Shantung [山東]. Extending from 4300 to 2400 B. C., the Ta-wen-k'ou culture la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overlapped with the Hung-shan culture. In terms of geographic site, it also happened to exist along the boundary area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es. Thus, although the ring-shaped jades of the Ta-wen-k'ou culture exhibit some norther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knife-edge on only the outer side forming

a wedge, they nevertheless all express a kind of complex and mixed northern jade system. As a result,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article has taken the ring-shaped jades of this culture as the southernmost extension of the northern system.

The excavation sites for the T'ao-ssu [陶寺] type Lung-shan [龍山] culture (ca. 2500 B. C.) are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shansi [山西], which is considered by many to be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Hsia [夏] culture. The ring-shaped jades which have emerged from this culture retain the northern knife-edge characteristic and may be deduced as the fringe of the northern ring-shaped jades in the Lung-shan period. Furthermore, judging from the stratific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o-ssu type culture and the northern Hung-shan culture is worthy of further detailed analysis.

In conclusion, one can deduce that the features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life of northern prehistoric peoples are hidden in the ring-shaped jades. Basically, these people led a nomadic existence based primarily on hunting. The nomadic life style gave the personality of this culture a sense of mobility and defense. Such characteristics were truly expres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ring-shaped ja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nife-edge and variations help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defense and mobility and differentiate the northern from the more restrained and stable ring-shaped jades of the southern agricultural cultures.

Keywords: Ring hyphen shaped Jades 環形玉器

China, Northern 中國北方

Neolithic Period 新石器時代